

L 3090 JFENY

# 蕉風

双月刊

476

**BULANAN CHAO FOON** (*Dua Bulan Sekali Sahaja*)

Jan / Feb 1997

九七年一、二月号

RM1.50 • PP 595 / 12 / 96



Spring Pasture (Oil) by Tay Bak Koi 郑木奎作

# 绝

# 响

我常这样感动，因为你  
因为你的声音。偶尔你是轻风，颜色中  
偶尔你是雨丝。不因巧合  
经常我这样感动  
鲤鱼跳跃为了捉明月  
白鸟潜水为了捕星光  
全都是圆满的欲望，我这样感动  
不因巧合，在完美以内  
高音如此容易感动  
我梦中的秋叶也如此容易  
钟声啊，钟声流四方  
某个音律成了绝响  
因错误  
因相遇  
因小小的你  
响透我的生命

文 / 杨 康  
图 / 谢 忞 宋







PL  
3090  
JFENG  
(OB)

【编辑人语】



## 敞开心胸

留学台湾的陈大为，目前正在当地大学念硕士学位。繁重的功课并没有影响他对《蕉风》的关怀。这一期的五篇散文，就是他极力推荐给《蕉风》的作品。它们的作者都还年轻，介于18至29岁之间。选辑这几篇文章，只是想让本地读者有机会读到台湾当前几位优秀的年轻作者的作品，欣赏之余，也可以激励自己。开拓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敞开心胸看人家的长处是非常重要的。



# 蕉風

编辑顾问: 白 鑫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编 辑: 姚 拓

许友彬

小 黑

朵 拉

编辑部、出版: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Sdn.Bhd.,  
6-10, Jalan T.P.K. ¼,  
Taman Perindustrian Kinrara,  
Puchong,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5752050, 5755890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6-10, Jalan T.P.K. ¼,  
Taman Perindustrian Kinrara,  
Puchong,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Bhd.,  
10-D, Jalan Masjid Negeri,  
11600 Pulau Pinang.

## 目 录

### 【彩色文章】

绝响

阴影

手心

杨 康

林俊欣

丘瑞河

封面内页

封底内页

封 底

### 【编辑人语】

敞开心胸

编 者

1

### 【散文】

存在于你我和它们之间的选择

暗中

窗外

寻魂

Some Memos

王映霞谈与郁达夫离婚真相

歌声在在——悼念陈洛汉先生

坐羊车小记

黄国华

唐 捐

郝誉翔

林志豪

陈其骏

李远荣

刘 戈

白舒荣

3

10

15

21

26

31

37

45

### 【小说】

论西汉设置河西四郡

的历史意义及其他

希尼尔

48

### 【诗】

天真的猫

水晶飞雁

琉璃奔马

海岛边缘

浮生寄

雨中眺望

误返原点

伪纪元

光, 在自言自语

在我住的城

曾经想过——给 Mui

人隔两地

三角形心跳纪事

黑色日记

时光记录

杨 康

杨 川

杨 川

李国七

李国七

流 逸

林俊欣

杨嘉仁

杨嘉仁

杨嘉仁

丘瑞河

丘瑞河

许世强

王德志

王德志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8

59

60

61

62

63

64



文 / 黄国华 图 / 韩彪

# 存在于 你我和它们 之间的选择

## （一）避雷针

跟你提过避雷针吗？

高高地耸立在最顶端，孤独地痴心等候。晴朗的天候里，它的存在只是碍眼。好在看它就需要抬头，人们总是不可能把眼光看得那么高远，所以它只是傻傻地杵在上面，不怎么惹人嫌。和电线是不一样的，鸟儿只愿悬在横躺于天际的电线休息；不会在垂直的避雷针尖顶上伫足。电线本身负荷着电流，它却不然。每日苦候

的既不是和暖春风，也不是透心的沁凉；只等那凄苦风雨中阴阳乍逢的电光一闪，冀望亿万伏特的高压能够瞬间流遍全身，一生的守候就只在这一霎时的震慑下完成。无穷的能量在它的筋肉上流转，飞快地布散到深埋在地面里错落纠结的地网，然后直抵地心的深处而消失不见。

地网大多是铜质的，连接着针体成辐射状埋于地表，若不是这些接地线

居中充任和事佬，恐怕任凭针是火钻，遭逢雷吻也只能烧灼成焦炭，它鹤候的期盼根本就不是它自身所能承受。

大多数人都误会了，以为避雷针是被禁锢在那儿的。但是我肯定的知悉，那其实是出于它自由意愿的选择。孤傲的个性，使它觉得屈身于错综纷乱的地网铜线里，是难堪的。地表的土壤污烂阴湿，它情愿出类拔萃的屹立于上，在骄阳皓月清风



群星间，在落日月牙暴风细雨里，孤高的标立在地表之上。这份孤独无关乎坚持与卓越，它只是觉得在地底的生活太是难堪。它不要吵杂如梦呓般的私语在它耳畔，就象它不要松软淤泥里的各类虫蚁，在身躯恣肆横行一样。甚至在雷亟的刹那间，它是怕痛的。当然，在电流亲吻它的当儿，充沛的电力满布全身之际是无比的畅快，但随着再短暂不过的心悸，沿着地网流逝于地心，却又怅惘了起来。酸麻的全身上下，每一寸都是疲惫，浴火过后的感觉不是重生，而是从长长的沉睡蓦然醒来之初的那种乏力与萎顿。

它总是坚定的站在那儿，不会象树上的枝桠，媚视烟行地在风中摆弄腰肢，每当迷蒙的夜雨来临，我伫足在它身旁，电光交错明灭在它身边，却不肯临幸在它身上，水滴大串大串地沿着针体奔流直下，我看到的不是天空降下的雨，而是避雷针无声流下的泪。恒常的期盼一再落空，雷神犹如被等待的果陀，不知来或不来。不能确定的狐疑使它

独立的身姿显得荒谬了起来。直到雨过天晴，东方翻出了鱼肚白，我始终迟疑着不敢开口问它：对当初拒绝永埋于地下的选择，究竟后不后悔。

然后，天亮了。

## (二) 床以及树

跟你说过了避雷针的事，你该能了解到我真的是一个爱朋友的人。这许多日子以来，我认真和每一位交往，才发现到：没有什么生活的样貌是命定的。我们现在所过着的日子，或多或少地都取决于我们想要怎样活。还有，真正占着决定性的主因

是：我们心中暗自认定的“将会怎么活”。即便是我们所能做的选择其实有限，但也不能说这些决定就不是自己的。说生命是一道问答题，每个新生儿都是一张无瑕的白纸……这都是莫大的谎言。真相是每一个生命降临于世间的时候，就从那扉页起，塞满了无数道选择题。大多数的题目只有寥寥几个答案可供选择，而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题目，却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有两条路可走：“要”或“不要”。

我一直记得那张小时候睡的木床，除了我的枕头之外，当我仍在襁褓之中的年纪里，是我最亲密





的朋友，多少次在潜意识的层次里，和我交感着它的沧桑。要知道那时我的“自我”尚未建立，无意识和潜意识经常混迹于现实经验界里，对我和我的朋友们交谈。那种参与使我和床的对话，在语态上完全摆脱了意指和符号载体间的武断关系。回想起来，这确是最奇妙而美好的谈话，之后年岁渐增，这种趣味随之愈难得到，床再见到我的时候，莫名的尴尬使我们的相处愈来愈拘谨，彼此也就愈来愈默然。慢慢的，我察觉到这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当我们的生活愈得意的时候，和床的相处就愈淡漠。那些爱情不得意的、生活没有指望的、年近迟暮的，才会渴望重新和潜意识的、神秘的世界重新拾得联系，而受邀的陪客总是床。这时候我们才又渴望摆脱事实的限制，再度回到襁褓中，自溺于潜意识、现实、自我，此三者相互混同，沆瀣一气而悠然美好。

当床成为一张床之前，它还是一棵树的时候，还不确定该怎样为自己的生命做出选择。只知

道随着时间的流转，它的心将一天天的匮乏起来，以致于最后将是一棵中空的古树。所幸它及时地被砍伐了，它的灵魂因为在树身倾倒的同时，仍迟疑未决地不能决定：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一生？执此一念，所以它的精气可以凝聚不散，没有随着树身的倾倒而亡佚。它的心，因为年轻，仍旧坚实得可以胜任被制成任何家具。

在它由一棵树被剥制成一整片木料的时候，断然地做下了决定，它要做为一张床。一株植物，无论它的生命如何的延续，种籽也好、孢子也好，成长的过程中，都普遍地缺乏呵护与关怀。“庇荫”对它的行使光合作用，转化赖以茁壮的营养反而是一种妨碍。本能的向光性向水性，使它的成长过程，成为一连串背叛的累积。求生的本能，使它不得不摆脱年长者的笼罩，任何遮蔽日光的物体，都非但不能成为情感的避风港，反而适足以成为它求发展的路障。哪怕是它自己的亲族，热情地伸展欢迎的臂膀，那些挡住光线的繁茂枝叶，迫得它一次

又一次的闪躲和离弃。若不如此，它将萎死于亲族近邻的慈善。逃，这似乎已经是唯一能走的路了。但它清楚的知道，不是的。摆在眼前就有两个选择：生，或者死。甚至其实那儿还有第三条路：它可以勇敢的接纳来自近邻亲友的一切关爱与拥抱，做一株片利共生的植物。但它又不耻成为一个附庸的生命，它要活，而且“单一而完整”，它知道那是生命最高贵的属性。并且相信，若然成了一株片利共生的植物，失去了属性的生命，则更是比死不如。

那么，它为什么不死呢？为什么不接受那一刻密实的拥触，放弃那未知的生命呢？它到了受砍伐而倾倒之前的每一刻钟，都一直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活下去究竟有什么意义是更崇高的，比死更值得选择？当它被电锯和刨刀一寸寸的将躯干与树皮剥离的当儿；当它再也不能成为一棵树而将以木料的身份新生之际；在它旧有的、树的生命临终前，它告诉自己：没有。的确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欺骗自



己，告诉自己一再背叛亲族地活下去，比忠诚的拥抱而得一死更有价值。于是它开始鄙夷自己的所作所为，轻贱自己过往的一生。因之它后悔没有一次能够涵咏着另一个生命；或是被另一个生命所涵咏，这使它决心要成一张床。

作为一张床，被褥和床单等寝具，就象被剥离的树皮一样，披附在它身上，令它有一种熟悉的归宿感。更重要的事，每逢夜晚，总有另一个生命投身床上，加上柔软的床

垫，这另一个生命甚至可以陷溺其中。承载着另一个生命，让这个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附丽在自己的身上，而这原本就是一张床被赋予的操作功能。身为一张床，再也不必为着任何理由，叛离横陈其上的任何一个生命。所得到的，有时更不只是拥触而已，甚或许多生命的创造，就在床上进行。床温柔的承受着交合中的生命，资历较老的床还有可能与之唱和出吱嘎声响。对于它仍是一棵树时的憾恨，作为一张床，不啻是一种救赎。

我和这张床的最后一次深谈是在我年长之后，这时候，我的潜意识，早就被无意识和逻辑思维驯服于深深的未知处，理性的对话使我们拘谨而尴尬。我讪讪地提了个问题：“既然说只有爱情不得意的，才渴望和交感的神秘世界发生联系，而邀床作陪。那么‘所得到的更不只是触拥……许多生命……温柔的承受交合……’这些又该怎么说？”它嘟哝着说：“依你所知，真正浓烈的激爱狂情，在迸为欲火的时候，不是常常把场所转移





到厨房、餐桌、地板、穿衣镜前、梳妆台上、汽车里、农场中吗？又有几次在床上呢？倒是那些情场无法满足，只得纯为情欲而情欲的金钱买卖，哪一次不是在床上交易呢？”

它的语调淡淡的，凭我和它的交情，肯定它是有些妒意的。之后，我就再没机会和它聊了。木头终究会腐朽，我换了一张床，一张轻巧坚硬冰冷的铝床。而我的那段年月，又颇为得意。

### （三）跳绳和水滴

温暖的空气正是木床的克星，随着水气熏蚀而一点点的腐坏，终至被丢弃。当它仍是一棵树时，一生反复的出走，背离亲族的温情，致使它选择成为一张床：可以拥触生命，不再叛逃于示爱的亲密。然而最后却因不堪再承载另一种生命的重量，有倾倒塌毁之虞而见弃为结束。这算是业报呢还是嘲弄？

雨水带来的湿气谋杀了床，然而水却又是滋长

万物生命的起源。单单是看着树梢抖落的水滴就足以明了，每一颗晶莹的珠粒飞坠而下，都灿然的映照出力感的动态美，这动力的来源正是生命。

跳绳之所以选择成为跳绳的原因，就是因为被生命的能动性所吸引。生为一条绳索，不是用来系固捆绑：就是绕紧羁绊；再不然所是牵引拖拉。对一根绳子来说，它永远应该是牢固的、紧绷的。要将所捆绑系固的牢牢地扭扯在一起；将所绕紧羁绊的拴死窒留在原处；将所牵引拖拉的导正于一样的速度和共存的方向。它生命的基调是凝重的；它生命的样貌是纠结的。它最深的悲切来自于对自己存在的卑视：绳子的生命从来无所谓“单一完整”，一根绳子的一半是什么？它自己知道——还是一根绳子。

那晶莹的珠粒，沿着鲜碧的叶尖，滑坠到地上的丛草，汇成一汪云树的倒影。看着如此的一幅景象，总令我想到你。淋浴时小小水滴里覆着你的味道，沿着背脊微凹的路

径，在你如凝脂的肌肤上，一路贪慕的轻抚而下，直到微翘的臀缘，随着你弯腰的动作，回绕着栖止在如墨浓密的唇埠绢丝。我甚至愿将自己的生命融铸成这粒小水珠，用刹那的一生在你身上巡行，我要躯壳里覆着你的气味。但我不要再想下去了——我吃醋。是的，对一颗小水珠吃醋。最初，我为它力感的动态美而眩惑；最后，我嫉妒它，但人不免为它节奏明快的生命过程所惑。

在某一方面，跳绳和我的视界是一致的。它不耐绳索生命中凝重的属性，向往飞越的、轻飘的、圆转的现世轮回，它爱动甚于凝定。生命的存在，是实现于它的自由选择 and 身为一个主体所展现的能动性。可惜它的看法竟受限于细长的身形，显得有些褊狭，简单地将主体的能动性，物化为周而复始、团团如意的弧。

“看”的方法是一种艺术，也可以说是一门哲学。我们所习用或袭用的方法，同时牵涉了先验的观看态度，和后设的所见



事象，这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我们心中的伦理秩序，同样的理由使看到树梢的水珠而惊羨；见着你身上的水珠却嫉妒。关心则乱，持恒地掌握自己的看法，是难得的修养。

跳绳轻盈愉快地翔舞在低矮的空中，日行千里而不出五步之外。我讷讷地看着它，回想前些时用跳绳悬梁的年轻妇人，一时心里竟难过地说不出话来。但我却不是为了早逝的生命难过，而是为了那条不愿被用以系固的跳绳低回。一个生命无心地选择了它做为自我了结的工具，而这条跳绳却从此被弃置不用，萎顿卷缩在不知名的角落，即非紧扎凝定，也不轻盈翔跃，只是这么委屈的仆倒在那儿。

#### (四) 电话与影子

我的朋友，你认识多少呢？问自己为什么，没有长久保持联络的朋友；又为什么身边的都那么容易成为好朋友。然后随着时空环境的转换，就自然地消失不见。所以，就不禁想着电话的话筒，心情

低调了起来。

话筒其实有两个部分，所谓话筒是发话用的，还有接收用的听筒。千奇百怪的讯息在它们之间来去穿梭，然而话筒和听筒，却永远不相知。

首先发难的是听筒，抱怨着对于发言的一方，永远没有选择的能力，还有对发言的内容，总是没有置喙的余地，只有在电话收线之后，才能向我诉苦。然而它觉得，直正难调适的是厌烦。它永远要听，“吴刚伐桂”是体力上的煎熬；永远要听则更是精神的折磨。当它忍无可忍的时候，试着用杂讯干扰说话者，结果更糟：对方只是尝试着多说几遍，或者是

说得更大声。

心情的抑郁，加上它情绪的感染，这段无声的话语，让我逐渐体会出它的意思。我头略偏，目光投注于他处，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影子是任何一个个体，最没有自主能力的一部分，永远复写着主体的轮廓。只要影子投射所在





的物体，不愿以平等平和的态度面对它，影子就不由自主地要被扭曲。从来没有一个个体的影子是立体的，它永远没有生命的内容，永远是浮面的、肤浅的。影子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计量单位，“一个的XX影子”，而不是一“个”影子、一“张”影子、或是一“片”影子……影子可以是任何个体的，但绝不是影子自己的。当光线褪去，影子也就暗淡了下来。当一个个体摒绝外界，内观自己的时候，影子竟成为外界的一部分，同样被摒退了。

暗夜里，我们交叠的身躯，交换着彼此的喘息，当一切动作骤止，你我相拥着，生命的现在与过去，在狂烈的心跳下沉淀于静默的此刻。我们萃取着时间巨流中的吉光片羽，情愿在尘世里历劫沉沦以求取当下心灵饱实的须臾。环臂相绕，你我知知道怀拥的不只是影子。光线褪去，内观自我，看见的都是你，同时也是我。是的，都是你我，都

是自己。

关于话筒的苦恼，部分和影子是类似的。不断描摹着发话着的声音，重复着一切对话筒而言无意义的谰语。语境是温馨、是悲寒、是凉薄、是热肠，都只是平面的，太多太多的肢体动作和声音外的表情，都被轻忽而不见。许许多多真情在单薄无技巧的话音折扣下褪尽了光热；厚颜无耻的谎言在电波传译下裹覆上彩衣。随着发话者将电话一挂，话筒本身的所有激越低回，尽归无言静默。话筒转述了这许多，从来不多一句，不少一声，而它自己始终无言且不能言。

话筒和听筒，这一对天残地缺的爱侣。听筒总是贞静地期望听到另一半的话语：许诺、关爱、好恶、忿懣，种种杂谈都可以满足它的企求。话筒却只能不自由主地传述它不由衷的声音。当话筒被持用的片刻，一阵阵电流的脉冲，暂时捎来彼此的心曲。当电话挂上，一切又

是死寂。

看着话筒和听筒这相守而其实无缘的一对，“你们实在不该在一起！”，我是衷心地这样想。劝和不劝离是多么的迂阔，然而它们在不在一起又如何呢？它们欠缺的其实不是彼此，而是“不受困扰的心灵，自由探索的空间”。一味的传达或吸引第三者的声音，让联系或暂止的决定捧在别人手上，使得它们永远成不了自己，那么又怎么成就自己的爱侣呢？

“你们实在不该在一起！”，我将视线从自己的影子拾回到电话上，诚恳地这么说。它们正待回答，电话铃声大作，迫得结束了这次谈话。我迟疑着要不要接，心想着可能是你的声音。

编按：

本文曾获1994年台湾教育部文艺创作奖散文第一名。



# 暗 中

(一)

黄昏了。我坐在封闭的地下室，镇日开着灯，无法从光线的明暗来判断时间的推移。但似乎有一股腐败的气味在空气中渲染，象熟透的芒果，象隔夜的肉汤。是黄昏了，放下微沾汗渍的钢笔，起身走向空旷的角落，稍稍运动僵硬的肢体，再回到座位上。感觉自己象一株盆栽，栽在狭隘的思考范畴中，微微满足，深深疲惫。真是黄昏了，空气调节器嘎嘎作响，压制了其他声音，但我能够透过想象去体会窗外的风吹草动。室内的光线、温度与湿度大致都没

有变化，但我能够从周遭的气氛与个人的身心状态来断定：黄昏了。

我继续这样默坐，动手冲泡一杯茶，静静想事情。好比在桌上放置一颗方糖，慢慢引来蚂蚁。我开启脑中回忆的灯塔，让往事的船只驶进意识的码头。脑海里开始起风起浪，浪花向上拍打着头盖骨，从眼眶里渗出一点点湿意。我闭目，用眼球体会微微的咸味，感觉那是回忆的成果，表示往事的形迹已回到虚拟的感官范畴。我继续这样默坐，举杯，啜一口茶，静静想事情。

(二)

想到你。想到故乡。也想到鬼神。

想到少年时代，你写给我的信。那时你在台南念书、在金门当兵，我在家乡六十里外的小镇上中学，我们几乎每周都有书信往返。我还记得经常独自坐在宿舍简陋的餐厅里写信，桌子有点油腻，必须先铺好一层报纸。我有时振笔疾书，有时抬头望向窗外，看到乌云肥胖得快要站不住脚，几棵槟榔树轻轻摇曳，巨大的叶片在梳理沉重的天色，终于梳出细雨丝丝。丝丝细雨后面是层层远山，山后



是我们的村落。十三岁的我已经有机会体验乡愁了。

我不大记得自己写些什么，但我还记得你来信的内容。除了要我保重身体、用功读书外，你经常透露自己生活的状况、读书的情形，经常告诉我该读什么书、该做什么事。我发觉你对宗教的兴趣日渐强烈，或者该说，你对

人生的困惑日渐沉重。

透过书信，我们有机会观察彼此心灵世界的荣枯。透过心灵的交通，我们有机会拓展人生的广度。我尝试体会你苦乐悲欢的根源，并且自认可以体会到。因为构成我们生命的，是成分相同的精血；塑造我们性格的，是条件相同的环境。

有没有一种大刀，可以斩断时间的龙足？有没有一种阔斧，可以劈开空间的顽石？我希望回到故乡，回到过去。我们是可以回去——透过想象，透过回忆。

### (三)

我想起山里的夜晚，感觉那种黑暗还在脑中完整保存。不是凄厉可怕，而是平和沉静。景物没有移位，只是形色模糊了。我们以想象来复原感官经验，就知道竹寮后面是山涧，左右是竹林，前方是积满落叶的小径，小径通向大湖。

可能早早就吹熄油灯，坐在木凳上交谈。浩大的夜色镇压不住山林的骚动，细微的萤火足以缭乱模糊的思维。我们交谈，谈今天的工作、明天的进度，谈去年的收成、今年的雨量。这么简单，简单的生活、简单的感情、简单的环境、简单的愿望。山里需要的只是体力，知识与经历在这里缺乏意义。我学国文，你学机械，我们所学的都不足





以和笋的重量或山的坡度抗衡。在这里，我们是彻底的笋农，重要的是如何操刀割断高大的麻竹笋，如何挑起上百斤的笋篮，在陡峭的山路行走。

我们是彻底的笋农，担心风雨，不必担心繁复的世事与人情。流出血汗，不必流出虚假的言词或神情。全家人的生命紧紧接契在一起，一起感受山林的沉默与震荡，一起体会手上的厚茧、肩上的辛酸。

山里的夜晚真是黑暗，纯质的夜色将全家人的耳目身心包裹在一起。闭目，感觉自己的形躯好象笔毫，深深浸入墨汁中，那么充实、那么温暖。一旦抽身离开，可以在大地上书写有力的线条。干枯了，就再浸泡到墨汁里来。一次又一次，温柔的黑夜充实我们的精神，洗去我们的意气。

#### (四)

多年的预感，一夕成真，竟觉仿佛不曾发生。好象一万光年之外的星

爆，那样轰然凌厉，却与我的耳目无关。看来我是离开故乡太久太久了，以致当父亲已经躺在寂寥的山岗，我还以为父亲仍躺在故乡那张充满药味的床上。午夜被一声声咳嗽惊醒，慌忙倒好一杯温开水，才发现父亲已经不在了。

我的脑海里始终浮着一张X光片，上面有两张残破的肺叶，仿佛有几只透明的小虫在其中蠕动，那些小虫年纪与我相当，二十年来有恒地啮啃父亲的生命。我听过肺叶松动的声音，我听过骨骼碎裂的声音，我听过肉体腐烂的声音，当父亲在床上痛苦呻吟的时候。从我懂事以来，父亲就那样病着了。所以父亲的逝去变成我长久以来的预感，父亲也不知交代过多少次不同内容的遗言，以致于我并没有清楚记得父亲交代过什么。

当预感与经验混淆，错觉幻觉攻破了感觉，我只能在疲惫的肉身中豢养虚弱的精神。童年的欢笑，少年的阴郁，好象都不能改变了。其实不然，

意识象一碗羹汤，即使存放在脑袋的冷冻库里，还是会变质。甜美的可以变成酸辣，墨绿的可以变成鲜红。

#### (五)

我们曾经默坐午夜的湖畔，谈论死生与鬼神。你说死生只是灵魂的移居，我说鬼神乃是天地阴阳之气的变化。当时风吼如兽，刮过龟裂的土地，几只坚毅的蚊虫穿过冷风黑夜，降落在我的脸颊。伸出右掌猛力拍去，可以感觉微温的液滴沾上肌肤。我说如果因为此生的愚昧罪孽，来生化作一只虫豸，被人一掌打死，则我岂能深刻体会轮回的意义。你说三魂七魄化作虫豸千万，一只蚊蚋相当于一意识，一分欲望，在茫茫的天地间流浪。

我不知道你的话有没有经典的根据，只是感觉夜色更加浓稠。忽然想到：在这个夜里不知有多少人死去。他们的灵魂大抵是气态的，象蒸气一样，在这冰凉的夜里凝成液体，其色如墨，加强夜



色的浓度。这样想着时，感觉夜色竟然变得黏腻起来了，黏住我们的发、我们的头、我们的思维、脖子、想象、记忆、胸腔、感官，黏住我们所有的耳目身心。

(六)

你终于变成神。我和母亲仓促南下，看见你盘坐桌上，身旁放着檀香。浓郁的烟味弥漫了整个房室，苍白瘦削的脸上长满久未刮除的胡须。你的神智似乎是清醒的，象平日那样与我们话家常。但是你忽然打一个嗝，身体好象不大舒服。你再打一个嗝，脸上的表情开始有些波动，然后逐渐激昂起来。整个身体倏然从桌面拔起，口中喃喃自语。那些细碎的语音象小小的蚊蚋，在空中舞动透明的翅膀，再沿着我们的耳道钻进脑髓，叫人疼痛。那些蚊蚋慢慢长大，终于化作清晰的语言。“众生痛苦，文圣菩萨今日降临人间，解救众生……明日起设坛渡化，众人速速去办。”我们当然不去办。母亲断定你着魔了，我则

认定你精神失常。

此后你时而静默如常，时而激昂颓丧。当你神智清醒的时候，你还有反省的能力：神明是否附着在你身上，你自己也不大确定。仿佛有一股浓稠的灵异之气盘据在你的脑神经，支配你的言行。仿佛没有，只是感觉自己的神智忽然失灵了，不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些话语

从口中流出，好象是你的，又仿佛不是。那些动作在身上发生，好象不是你的，又仿佛是。我知道你陷入深深的苦痛之中，多年积累的郁结一时爆发。忽然你又全身震颤，乃挥毫在白纸上写下你的神谕：

云色还比脸色淡，  
人间满目刀与枪，  
雷雨如何久不作，  
看看众生太迷惘。





这不象流行的签诗，倒有几分抒情诗的味道。可以确定这不是神明的笔墨，而是你精神恍惚下的作品。你写的是内心阴郁的世界，不是外在的天气与人事。

我们带你到医院也到寺庙，你慢慢恢复正常。你从内在神秘领域回来，那是不曾到达的地方。我只能透过知识、透过想象去接近，但终究难以进入其核心。我只能体会其根源，揣测其状况，不能彻底了解其真相。我知道药物可以弭平的，是你精神海域表层的狂涛巨浪；不能解除的，是底层的漩涡与暗流。而相同的漩涡与暗流，也在我的心中运转。

## (七)

我捻熄台灯，黑暗迅速聚拢过来。我闭目，静静感受这温暖的黑暗。这黑暗本来就存在于封闭的地下室里，但一直被灯光挤迫，只好隐遁到角落去。如今它们复归原位，但质量似乎不一样了。一来是经历了游移进退的过

程，二来是加入了夜的况味，不再只是封闭空间里的黑暗而已。然则这黑暗是更加黑暗了。我深深吸一口气，感觉一股黑暗沿着鼻腔气管支气管肺叶，进入我的血肉，充实我的躯体。我再慢慢放松肉体，让黑暗从七窍滑出、从千万个毛细孔渗出。这时我又感觉室内的黑暗更不一样了，因为在刚才呼吸的过程中，我将自己心中的黑暗也一起排放出去了。心中出来的黑暗最浓、最重、最烈，使室内变得沉稳肃穆。我将松软的身体投入沙发，睁目，让黑暗涤洗眼球。想到人与世界的关系：眼睛需要光的辅助才能接收影像，如果没有光，视域会变得多么单纯。所有事物的表象都不存在，世界只剩下本质。然则黑暗是有助于思索的。

我思索，却又感觉自己并非在思索，只是坐在心室里休息。象一坛陈年老酒，搁在地窖里，追想自己曾经是一片麦苗，曾经在空旷的田野体认过天地的寒暖明晦。我体会过去的自己，也体会过去的你，就象我们也曾经一起

体会父亲肉身的痛苦、心灵的空疏。我想象你那些阴郁的经验，就如同发生在我身上一样，因为我能够体会大部分内在的因缘。

然而那些阴暗的记忆又并不可怕，当我这样用笔去回味，让飘浮浑沌的感想凝成文字，很有一种落实的感觉。悲欢爱恨、美丑善恶都不再可以计较，惟有一种泫然欲泣的心灵震颤永日不灭。昔日的痛苦在时间之河的淘洗下渐趋清明浑圆，象锋棱毕露的岩块化成鹅卵石。

透过经验，透过想象，我仿佛看到一片乌云盘据在天花板上，洒下细微的雨滴。草木从地板上钻出，虫鱼从墙壁间游来。我仿佛感觉得到云雾轻轻擦过我的发梢，落叶轻轻打中我的肩膀。透过经验，透过想象，我看到你，也看到自己。

编按：

本文曾获第十六届（1994年）联合报文学奖散文第一名，并入选《八十三年散文选》。



## 窗外

多年来，蓝英常来到窗外望着我。白日的时候，黑夜的时候，她会突然无声无息俯在窗棂上，时而欢欣，时而默然，时而侧过瘦如橄榄形的尖脸去，不愿我见到她的面容，而我亦背向着窗户，凝注不动，良久良久，但我总知她不会轻易地离去。空气不断朝我涌动来她温热的呼吸，如浪重重环绕舔舐着我的肌肤，转过头，她果真还在，黑发倾下遮去眉眼如飘动的夜幕。然后她却什么也不说，惊人的长发绵延成窗外无尽的黑暗，尔后飞散入北美洲光亮高远的星空，穹苍下的荒野遂俱笼

罩在一片死寂的沉默当中。

妻子在卧室内用英文呼唤我的名字。我起身应着，没有关窗，他们说夏季正是美洲土狼猖獗的季节，然而我想阖上窗户是一件残忍的事情——那仿佛是把一半的自己孤单留在夜中的荒原里。所以我宁可取下墙上的猎枪放在枕边。妻子说她在美国从小到大没有见过一只狼，实不必要过分担忧。但是谁知道窗外会出现什么呢？一个辽阔悠远的世界此刻静静地伏在窗棂外面，蓝英正在某个角落沉睡，我又如何知道一匹狼

会不会蠢蠢渴望着要跃过窗台，进入到我的世界里来呢？

现在我从美洲横越过太平洋，走下飞机，踏上我久违了二十余年的故乡的土地，再转搭上火车。火车刚驶过湖口，原野上撒满令人眩惑的紫花，七岁的蓝英又出现在这片迷离的梦境间，我看见她张嘴在呐喊着，喊我的名字。我趴在被阳光烘热的车窗玻璃上，却只听见车轮疯了似的隆隆吼声，仿佛在一座狭小的山谷中来回撞击，我的耳膜隐隐发疼。蓝英在那片绵延的不知名的紫花里奔跑，白色



短袖衬衫发出刺眼光芒，蓝色学生短裙迎风向后撕扯，浮现她细瘦的腿的轮廓。火车如蛇般飞速摆动腰肢，一转弯，扫去了她的身影，车窗外却只剩余梦般漂浮在闪亮绿草顶端的紫花还依旧坚持着要延续下去。

面对这种情景，我拿下眼镜，抹着发酸涨热的眼眶，突然强烈感觉到时光确实是过去了，窗外为艳阳炙灼得几乎燃烧的天和云和草和地，都象是一部古老的遥远的电影，画面不停转移，而我被大力朝前方冲刷，昏昏然，正如那年二十余岁的我独自搭上火车，转乘飞机，开始奔流海外，直至今日归来，这一路仿佛笼中天竺鼠在慌张踩踏转轮，而我不知在循环里将得以歇止何方。

为这莫名的情绪感到悲伤，不免觉得是一种多余的浪费。事实上，在外近二十载的生活将我的情绪锻炼得收放自如，故似乎极少在感叹过往上耗损我的精力，但今日我又再度手提行囊，走下火车，立在当年就已是如此灰黯

沉寂的月台上，三两旅人垂头或站或坐，站长的脸依然被圆盘帽的阴霾所笼罩，十七岁的蓝英又出现在车站窗外。她瞧见我，大力挥手，跑到出口处的栅栏外，苍白的脸在南台湾的艳阳中蒸出两片红潮，我不得不以为自己已经脱离多年来规划好的生活常轨，正一步一步地走回当年的日子去，尤其是蓝英；多年来，她未曾如此兴奋招唤过我，我的心不由自主又在胸腔内跃跃滚动起来。我提着行李大步向她迈去，如同二十岁的我，从台北的学校放假

归来，踏上月台，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蓝英，二十岁的我便提着行李大步向她迈去。

回来了！蓝英微笑道，仰头望我，每次都说同样的话。

回来了。我亦微笑道，每次都做同样的回答。其实我人已立在眼前，又何必相问，没想到二十年过去，依然是这么痴傻的一问一答，但是我却突然了解当年蓝英为何要问我是否回来了，因为就怕象现在一样，两人仿





佛是面对面的相见了，实际上却是幻梦一场。但语言又能保证什么呢？就好比现在，一切早已不存在，语言却依旧可以在幻想中出现。

我在大街上走去，感觉到她总是与我并肩行走。那是我的故乡的少女的蓝英，裙脚活活地摇曳，拂啊拂过我宽松的裤管，是蓝英的呼吸气息。

这仿佛回到多年前宁静的午后，我和蓝英带着一颗篮球，沿路走向中学的篮球场去。蓝英边走边拍着球玩，咚咚的声音在午眠的马路上击荡，我会故意放慢脚步，看蓝英右手熟极而流拍球的背影，悠悠走过杂货店柜台前排成一系列的糖果罐。太阳由前方照映出缤纷如虹的色彩，糖果甜腻的香味似由罐中溢出，漫于干燥的空气间，这声音这画面这气味，仿佛置身于一沉睡已久的远古，我悠然不知何年何世。记忆中的小镇老是处在这种昏睡的状态，以至于后来在异国都会的街头忙碌奔走时，偶尔想起小镇，竟是不敢相信在此时刻世上还存在着一个

宁静的角落，连伴我一同长大的蓝英也形同虚幻了，那经年紧掩铁门的商店，褐锈斑斑，几使我误以为小镇是我前世未忘的记忆，而蓝英，也不过是活自远古年代中一与我缘深的女子。

然而多年以后的小镇已令我难以辨识，火车站前拓出了一道笔直宽广的柏油马路，贴着清一色丁字挂壁砖的楼房拥挤在道路两旁，沿路望过去只见大大小小的杂乱招牌夹簇着一线灰蓝色天空。明亮的便利商店门口悬挂起促销热狗可乐的布条，我走进买了一瓶美国进口的苹果汁，年轻的店员微笑着将发票递给我。然后我往记忆里中学的方向朝左弯去，沿着昔日稻田遍布连天，今日却已经盖满了白净透天小别墅的巷弄走着。正前方不算远的山脚下曾是班上涂仔家的番石榴果园，在镇上多年来积极迈向工业化的政策下，现在已见成果，水泥工厂创造了数千个就业机会，一根根巨大乌黑的烟囱耸立天边冒着烟，一连排灰暗的厂房外高竖起刺人的铁丝网。一路走来，数台

卡车从我身边惊天动地驶过去，地壳仿佛要散裂开来，像是再也压抑不住沸腾的忿怒。我不禁开始怀疑起记忆中的小镇果真来自于我的前世。

随着自己淡淡的感伤，我马上惊醒到自己这种怀旧的情绪实属滥情，因为历史本来就是在不断进化当中，遵循现实的法则汰旧换新，但是人们在回顾过往时却总不由自主地陷溺入浪漫怀想当中，以为逃避现实的慰藉。我在卡车掀起的风沙中掩住鼻口，非常清楚自己此次归乡的目的只是在探望蓝英，多年来她总是逗留我的窗外，我想我应该做的不只是打开一扇窗，而是举步跨出门去。我遂加快脚步走到已经在望的中学围墙，垫高脚，便很轻易的找到了那株凤凰树。值得惊异的是那棵树历经了数十年的推移竟还能展现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粗大的枝桠挺生到遥远四层楼的校舍上，灰白的楼房将一树鲜红的花叶衬得格外分明，像是在天际上黏贴着一幅艳丽的画。我不禁想到中学时代的我与蓝英常坐树下，大声朗诵着



自己刚刚在校刊上发表的新诗，也不管她是否听懂，而蓝英只是耐心地微笑着，一手扯着身旁的青草。南台湾炎热的太阳总把我们烤得汗流浹背，那时心中的想法今日已经尽数遗忘了，但记忆犹新的却是当下那种汗水淋漓的舒畅快感，那像是全身细胞都张大了口在呼吸，在渴求着生命，其实也可说是渴求着文学，中学时代的我似乎把文学和生命视作同一回事情。

文学对人类的意义究竟何在？在美国一所我执教了近十年的人文学院文学课上，一个学生嚼着口香糖发问。我站立在讲台上，放下手中的讲义，却不知如何做答，脑中流转着历来学者对此问题的思索和诠释。然而这些学理都未能说服我，我瞪向窗外绿草如茵的宁静校园，阳光洁净如金沙，几个美国学生在一来一往丢掷飞盘。我想说的是年少时心中曾如何汹涌过澎湃的感动，虽然并不清楚文学究竟是什么，但那种东西却是深深植入体内，发烧般地痛苦与快乐，然而现在我却无法解释那些感动都隐退到何处了，它们只是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也从未想去追回，那就好象目睹身体上的某一部分在逐日枯萎下去，然后你便不得不承认它已死亡。我脑海中突然想到一部电影也曾出现过类似这样问答的情节——历史教师在课堂上面对学生对于学习历史之必要性的质疑，我尝试去回忆电影中所给予的答案，然而却发觉这是枉然，我应该反问的是我自身，文学对我的意义何在？谋生的工具吗？我对着一室身着衬衫运动短裤的美国学生沉默许久。



其实我所居住的这个美国西部小镇是异常美丽的，干燥而少雨的宜人气候，春天时分温柔的黄白茱萸在路的两旁无尽渲染开来，冬天时则覆盖着皑皑的白雪，但是我却早就放弃写诗了。我每天在课堂上教授文学，在文学理论的术语中玩弄游走，却越来越不知道文学现在与自己有何关联？只有偶尔在失眠的夜里，那种年少时的感动的记忆还会翻山越岭而来，悄悄地由窗户涌入，弥漫于室内室外流成一片的黑暗中，任凭我彻夜瞪视着它在不安地翻搅滚动。

在这种时刻里，我会想着蓝英是由窗外走进来，微笑着躺在我的枕边，永





远做我唯一的忠实读者。就连我现在的妻子也不知道我曾写过诗，而学生的眼中我只是一个迈入中年的拘谨乏味的教授。我的办公室沿墙排满了大小不同颜色的文学书籍，多年来我坐在临窗的位置上埋首书堆，打出一份份工整的研究报告，课堂讲义，然而真正的文学在窗外。我抬起酸痛的颈部，深吸一口窗外渗透进的阳光，我想我的肺该是长满了经年浓绿的苔，潮湿而郁暗。

现在我看到中学校园的凤凰树，知道蓝英就躺在那株凤凰树右边的围墙后面。她在等着我。我在围墙边摘了一朵单薄的小花，淡蓝色的花瓣已迅速凋弱

下来，贴在我的掌心，我怕等不及到蓝英的面前它就会枯萎了，不过反正这是迟早的事，总有一日万物俱会腐化为泥。我走过校门，转入通向蓝英所在的那间寺庙的小径。庙里的欧巴桑正拿竹帚在门口扫地，见到我，谦虚地合掌微笑。我询问她蓝英所在的位置，然后轻轻地走上楼，宁静四周令我下意识屏住气息。我走入二楼廊尾最末的一间房间，伫立数秒，便见到了蓝英。

其实我是不会流泪了，初到美国的第二年他们写信来告诉我，蓝英被镇上新开一家工厂的大卡车撞死时，我从学校邮局出来，就坐在雪地上哭了一下午，双颊冻得赤红龟裂。如今眼前这一方小巧的黑色木盒上贴着蓝英的照片，照片周围镶滚一框黑边，像是一扇沉重的窗，依然是二十多岁的蓝英在窗外对着我浅笑。

傍晚我坐在蓝英的哥哥家喝茶。铁卷门高高拉起，我们正对马路围着桧木雕成的茶几而坐。他一面熟练地沏茶一面说自己正现职一家工厂的课长，并遥指正前方火车站后一大片几近完工的浅蓝色玻璃帷幕大楼，说镇上这几年来地价在直线飞涨当中，那一大片原本荒芜的田野在前些年被某财团买下，便着手兴建大型购物中心兼办公大楼，并计划地发展周边公共设施等建设，如开拓马路连结高速公路等。他示意我应尽速把握时机回乡投资，来日必定会增值四五倍不止。门前电线杆上有几只麻雀停在逐渐灰暗的暮色中，每隔三四分钟就有卡车轰隆从马路上压过，尘土扬滚入



空。对面开杂货店的阿伯拿着水管不时对路面洒水。蓝英哥哥的小孩伏在门口的小圆桌上做功课，我突然很想知道在他这个年纪的小孩心中在想什么。每一个世代有每一个世代的梦，有一天当他再度回想起小镇时，或许非常思念的会是卡车驶过时所扬起的一街苍茫尘土。

当我又回到北美洲那片原野上，时已入冬，彼处正陆续坠落茫茫白雪。我对窗而坐，壁炉在我身后哗波燃起火焰，在窗玻璃上跳动炙红光芒，蓝英在能见度几近于零的风雪中恍惚伫立。我瞪视着无止尽的雪飘飘然下降，堆积，掩埋掉屋外那条鲜少有人行经的马路。在这个雨雪时节万物都已进入冬眠，窗外似乎不可能再出现野兽咻咻觅食的鼻息，我已无可忧惧，遂起身将置放在我脚旁长达一夏的猎枪挂回墙上。我打开窗户，张大双臂，一股冷风飏地灌入怀中，白雪冷冷的气息瞬间贴覆在我的鼻腔气管黏膜上。

很冷哪。妻子双手环臂走来，缩着颈埋怨，走到我面前将窗牢牢关上。

我和妻坐在长桌的两旁吃晚饭。晕黄的吊灯由天花板垂落下来散发高温，熏灼着桌上花瓶中怒放的玫瑰愈加赤红。我转过头去，望向窗外无声无息的白雪，内外仅隔一层单薄的透明玻璃，却感觉不到丝毫寒意，我仿佛是在阅览一本在窗外掀翻的流动书，或一出古老的默片，然而其中记录的却是我不断如雪降落，层层加叠覆盖，然后便消融无迹的过往青春。在冬季里我已经不再把枪放在我的枕边，那些不安蠢动着沸腾着甚而令我忧惧失眠的记忆或生命之类的事物，都已经隔绝在一窗之外，而窗内的我只是安坐于一方紧闭的空间中一点一滴老去。永远停留在二十多岁的蓝英仍然在窗棂外注视着我，她温热的呼吸喷在窗玻璃上，凝结成细碎如泪滴般的雪珠。屋里壁炉燃烧一室熊熊的温暖，中年后日益臃肿的妻抱着猫坐在椅中打瞌睡。我冷静凝视着蓝英的发在窗外随雪飞舞，然后发觉如今所能做的，就是独自低下头去，翻开手中书页，读一首又一首的诗。

## 出版消息

书名：《南隆·老树·一辈子的事》  
(南洋文艺1995小说年选)

出版：南洋商报  
主编：王锦发 陈和锦  
订价：RM15.00

书名：《旧情绵绵》  
(商余文选)

出版：南洋商报  
主编：王锦发 陈和锦  
订价：RM15.00



## 寻魂

这片小沙漠位于河南省西部，恰是古称的中州，渭水就在西北方注入黄河。远眺东南，坟冢颓倾，南阳城的风流人物在那里争论功过，百年不休。

耸立在我面前的巨岩是块陨石。夕阳里，它并射血红的光彩，似乎仍燃烧着六千五百万年前的烈火。再过一会儿，月光洒落，这场火就要熄灭了。一切都会变得冰冷，隐入沙漠的滚滚黄沙。

狂风经年，沙漠的残绿只有龙须草，草茎几乎贴实土壤，一生屈膝弯腰。模样不起眼，脾气倒

很倔。它的根钻过砂石，钻过深埋的骸骨，钻到地底幽冥处，寻访角落里的水气。因为它，沙漠才未死尽。

老响导说，地志早有记载沙漠巨骨，但古人一直以为夸父遗骸，没人妄动。若早生几个世纪，我也会对着骨骼追思那位悲剧英雄。北海大荒，成都载天，夸父日夜餐饮寂寞，肯倾听心事的只有几尾黄蛇。苦闷的青春里，他决定向太荒谬太虚无太漫长的生命挑战，他要作一件永远不可能的事——追过时间，追过太阳。体味浓烈的汗雨，撕扯肺叶的喘息，他一直追到崦

嵫，然而太阳总领先一步。渴了，累了，他一口饮尽黄河与渭水，颓倒的身躯扬起数十里狂沙，化为桃林。红艳的桃花一路向西燎烧，烧到临终时眼神凝注的那一点。

够悲剧，够英雄。只是，英雄已殁，悲剧却长存。多少年后，那片传闻中的桃林已沦为干漠，黄沙中埋藏的，竟是前所未闻的恐龙化石。

恐龙化石出土，也是一出悲剧，但那并非夸父式的个人悲剧，而是，全民族的。几年前，某南阳地质调查员在农家看到几个摆饰用的黑石蛋。他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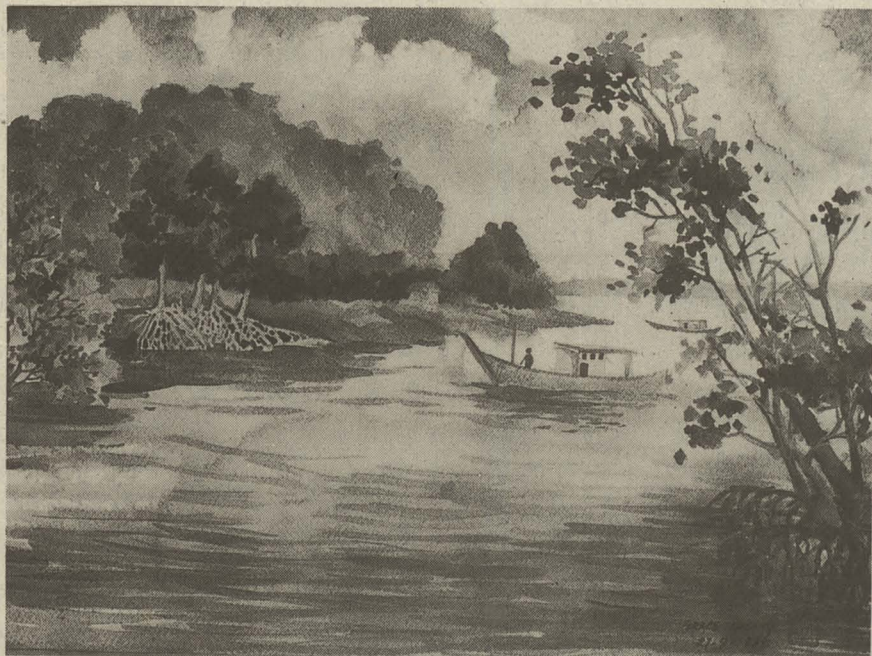
认那是恐龙蛋化石，却对农民说是“石胆”，可治病，并愿以一个五元人民币收购。石蛋走私到国外后，价格跃升数千美金，比当年的敦煌书画更抢手，为国争光不少。农民们手拿鹤嘴锄敲敲翻翻，找到了数千枚石蛋，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总合还多。火药，中国的老发明，这回也派上用场。为了方便挖掘，农民炸开岩层，同时也把珍贵的化石炸得灰飞烟灭。

在鸡卵不过数毛钱的年代，石蛋无异天赐恩典，谁能禁止得了采集？

大部份卖钱，也有人一片赤诚，藏了几个，熬汤给媳妇喝下，求子。

这一切，祖宗早备妥的，农民说。祖宗哪料想得到，中国，最难根治的却是饿病？人们一路走来，一路吃来，蝗虫树皮人肉观音土，果真中华文化口口相传，千年不绝。荒馑，吃是为了活命；丰饶，吃是为了进补，补心补肝补肺补脑，特别是，补阳。对于繁衍，我们总是保持着高度忧患意识，因为生活早就教导我们，生命是一连串的不确定。

甚至，生命之原也只是意外。数十亿年前，诸神的面貌都还模糊，只见绛紫的云层里插着金黄的闪电，雨水一沾到地面便化作白烟，无声无形的紫外线全面轰炸，升腾的硫磺味犹如炼狱。地球是一锅滚烫的蓝绿的浓汤，自然之母胡乱加佐料，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口味。几亿年过去了。浓汤里析出嘌呤、嘧啶、氨基酸以及其他奇怪的分子聚合物，谁知道这一锅杂烩竟拼凑出细菌——最原始的生命呢？那时，还没发明礼仪廉耻，细菌们见面也不懂得先鞠躬作揖，互





问安好，便忙着将对方一口吞掉。在噬的欲望与被噬的恐惧里，较强壮的种族修德振兵，昭告天下，说各族要共存共荣的唯一之道，就是遵守正义——原始形态的正义。诸菌归顺，海里总算平静几天，某些小细菌却又不服气，孽贼作乱也好，平民革命也好，总之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细菌们彼此啃咬，互相吞噬，破碎的肢体再度混浊海水。终于，都过瘾了。伤兵捡起残肢，想拼回完整的自己，杂沓间各种细菌竟融为一体，九族共合。那场空前的杀戮成就了多细胞生物。日后的虫介鱼鸟，帝王将相，一代代兴起又衰落的生物皇朝，谁能否认那段可歌可泣的先民史，谁敢遗忘那群卑贱低微的老祖宗？

当化石采集暂告一阶段，我回到南阳城，独自闲逛。南阳城是古老的，但相对于我所研究的古生物，它又显得年轻，易亲近。我总爱捧一杯浓茶，踱到黄帝庙。粗大的石柱布满浮雕，一尾尾飞龙仿佛缠在巨人身上的黄蛇。我细看龙雕的姿态，揣想老师傅刀落处的神情，倦

了，便倚墙休息。古今多少事，都交付风雨刻划，庙墙早已满布掌纹般的裂痕，而我却觉得，这才是最厚实稳当的依靠。

庙口的说书人是个瞎先生。阳光变柔时，他知道黄昏已近，胡琴一掐，琴弓如梭，细细的琴音由马尾弦徐徐纺出，如千万缕纷飞的透明游丝。下工的人们就拘魂似的，自动搬来小凳子，再听一遍早听熟了的忠孝节义。

错过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役，说书人采史征微，仍将那一刻描述得如此生动，仿佛他就站在沙场，重伤的小兵倒入他怀里，鲜血犹温。但是，谁知道他所说的是真是假？谁又能将时间倒转，验证历史的细节？滔滔谈论数十亿年前的生命之源，只是以人类的体认，强加解释人类之前的世界。我比说书人懂得更少，更没把握。我所有的，不过历史的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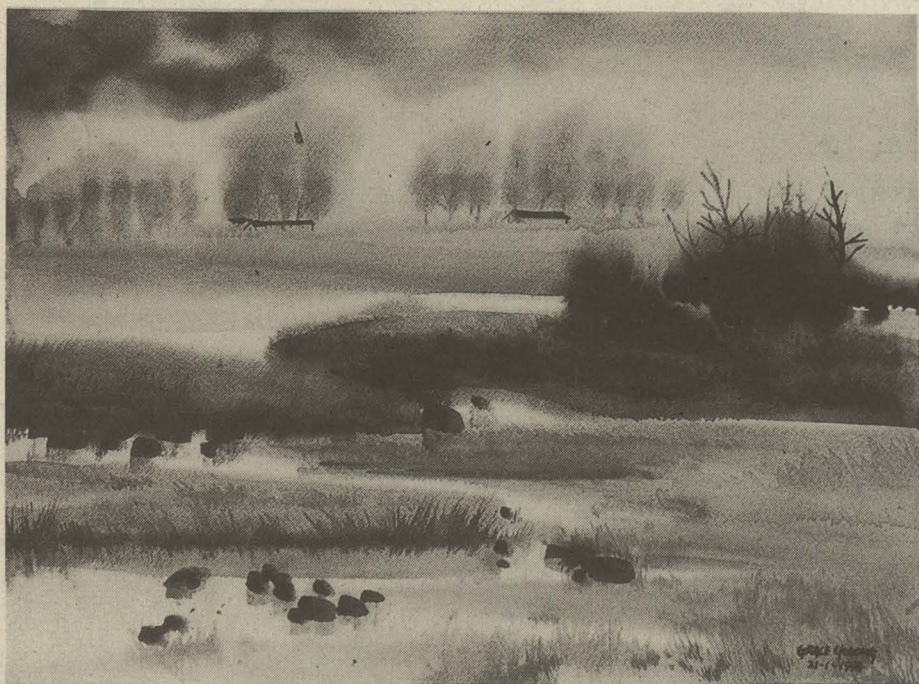
不错，就只是碎片。不适合采集化石的冬夜里，我只好窝在学校的地下室里，将千百块古生物

化石的碎片尽可能拼回原状。这无形的赛跑，我苦苦追赶，宇宙洪荒轻松领先。风从顶层气孔灌入，悬吊的电灯随之晃动，满室飘游的阴影都是伴我寂寥的幽灵。几个小时下来，头脑昏了，我真怕会把某些碎片错拼。有时，我发奇想，疑心这些碎片会还原成牛鼻鹿角，蛇鳞鹰爪的龙——那是先民采撷各部落的图腾神物，拼凑而成的王者之兽啊。可能吗？我对着长城般的蜿蜒脊骨，象夸父对着他所爱的黄蛇，自言自语。

不知情的人，以为我所作的不过拼图。的确，但我拼凑成的不是游戏，而是历史。虎死留皮，人死留名，留得最长远的，还是意气凛然的硬骨头。这几块破骨避过风雨蚀化，挺过岩层倾压，活得比死亡更久。它们留存下来，是为了告诉后人：那些奋斗过的生命确曾存在。

点点滴滴的资讯，构筑成两亿五千万年前的三叠纪，那时地球上还没有五大洲，所有陆块都聚在一起，称为盘古大陆。气





候温湿，发育过度的卷柏耐不住自己的重量，倾倒了，几只唯恐天下不乱的翼龙趁势飞起，扑动的肉翅掀起惊天海啸。海面下的软骨鲨敛鳍休养，宣称无意食禄，原来失足落水的黑瑞龙刚刚塞满它的胃。时序进入侏罗纪，气候较干燥，盘古大陆一分为二，国界的概念还不明确，争夺杀戮的伎俩倒已相当熟练。剑龙深明保身之道，背上的硬棘令食肉龙胃口缺缺。后知后觉的雷龙刚从沼泽沐浴归来，背根隐隐作痛，回头，才发现尾巴已被叼到几公里

外。始祖鸟谦称初学会飞翔，谁也没想到它刚振羽翅，便夺走翼龙的控制权，扑扑飞入垩纪。生活越来越不容易，游民般的鸭嘴龙叹着气，准备横越大草原，到异地混一口温饱。角龙在肉搏战中输掉了尊主的地位与左大半胸脯，洒落的鲜血带着腥臭，赖它蔽荫的小哺乳类纷纷走避这场突来的血雨。边嚼战利品边流唾沫，霸王龙的嘴角浮现天下谁与的诡笑，猛然间巨响传来，它险些站不稳脚，眼一斜睨，死亡迎面奔来。戳穿大气层的陨石

引起地面大火，浓烟遮蔽数个月的阳光。地球犹如进入核战，盛夏飘着黑雪，一切都冷了，冷了。

冷了，都冷了。暴虐的暑气已退，因天择而浑身土黄的蟋蟀从石缝爬出，啃食龙须草，在歌吟声里计划明日要如何活下去。

巨岩泛着柔白的光泽，象无言的头骨，又象颗欲孵化的巨卵。是它，毁灭了一纪皇朝，又繁茂了一个时代——这，是无心，还是有意？



千万年后，我一截枯骨。又是谁将我掘起，分析化石成分，推测生活方式，排列树状族谱？是哪个年轻的考古学家，还是另一种高等生物？胝胝一瞬，悻悻此心，然而，谁能与共？就算化验我数十年生命，又怎能凝析这一刻凄清？

我缓缓走着，走过地球的四十六亿年。我累了。陨石和骸骨都留在身后，我回到营区，研究伙伴们正升起营火，准备晚餐。

月色冷淡，远处虫鸣秋兴，农家私酿的太白酒逐退寒意，几个学生已微醺，在老向导的胡琴声里踩着碎乱的新式舞步。隔着火帘，年轻人的笑声犹如来自另一个世界。我别

过头，顺着夸父的视线，眼神落在遥远的西方。那里只有黑暗。我想，追过太阳的最好方法，也许就只是静坐着，等它从身后升起吧。

营火哗哗噼噼自语，也有它不欲人知的心情。我坐在营火旁，脸映得烫焯，全身细胞又逐渐温热，逐渐活转。原本黝黑冷硬的煤块，现在却浑体炽亮，煦煦散发热能——那是二十亿年前的阳光啊。热气流盘旋而上，煤屑化作烁红的流萤，一只只飞舞着，飞舞着。飞到夜的顶层，储存的能量已耗尽，光点遂熄了，灭了，隐入无止尽的夜。

琴音中断，老向导屏息，望向东南，只见南阳古墓上空，荧火泛漫，如

潺潺黄河。忽忽荧亮都是联袂前来的古灵魂，霓裳云袖，骝马高车，汉唐的繁华脱落了釉料，淡去的色泽缓缓濡向荒漠。云翳半掩月牙，夜更加深浓。忽然，风沙暴起，瞬间荧火又化入虚空。飞沙扑打脸颊，痛得教人不得不清醒。朦胧视野里，点点黄沙汇成一尾巨龙，昂首悲鸣，奔腾向西……

我伫立，满怀疑惑，却不要求解答。渺渺茫茫，归彼大荒，我神思随之而去，久久，忘却了何时何在。

编按：

本文曾获第十七届（1995年）联合报文学奖散文第一名。

## 出版消息

书名：《梦过飞鱼》  
（南洋文艺1995散文年选）  
出版：南洋商报  
主编：王锦发 陈和锦  
订价：RM18.00

书名：《镜子说》  
（南洋文艺1995诗年选）  
出版：南洋商报  
主编：王锦发 陈和锦  
订价：RM15.00



文 / 陈其骏 图 / 李咏祥

# SOME MEMOS

“你想要写一个故事吗？”

“嗯，我想是吧。但我已经厌倦连续而统一的叙述了。真实的世界应该是片段而离散的……”

“这就是你所谓的散文吗！？”

一九九五年一月

这个故事有一个摇摇摆摆的开头，涣散的视觉碎裂一地。雨点打在灰扑扑的车窗上，被嚣张的夜车灯映成数以千计的黑影，在制服、书包与脸上扭曲着，象一群形而上学的蝌蚪，戳刺着我的敏感带。我感到些许不安，每一个乘客似乎都隐匿在光影的孔隙里，下一站就是台北车站，为什么没有人往前移动呢？不然我可没位子坐了。私心乘上到北投的距离，成为一惊人的量值，我试着推

挤一下周围的躯体，呢喃几声抱歉，看是否能激起别人下车的情绪。旁边的欧吉桑仍然垂着头半闭着眼，却下意识地——也许——挪开半步。我想他就是在那时看到我的。“嘿！”

## 一、脸

不仅是我吃了一惊，另外十几个乘客也向这声叫唤望来，随即回去继续望着窗外。

他穿着某高职的制服。“补习？”他点头。但我不认识他。也许是昔日同窗？还是想不起任何印象。但他微扬的嘴角和闪着喜悦的眼睛，分明是见到了挚友。“回家？”我微微颌首。抑或他认错人了？那么另一个我——至少是他网膜上留下相同余光的人——现在在那儿呢？或者在另一部公车上邂逅我的同



学？或者就是迎面而来的那一部？或者我们该下车，交换一下方向？我一定是太冷漠了，他讪讪地瞥向窗外，可能是估计站牌还有多远吧。公车猛然一顿，他膝上放着的书跌到我的脚旁。我将它拾起，看来像是画册，封面是女人的脸，看起来很悲伤。“谢谢，”他接过书：“我要下车了，这位子给你坐。”

我望着一滴雨水穿过自己在车窗中的映像，一直后悔没有说再见。

☆ ☆ ☆

“我后来知道那幅女人脸的作者是莫迪里亚尼，但却始终没有去查毕业纪念册。”

“为什么？而且这根本是极短篇嘛。”

“也许。有时候错误也是很美丽的。”

## 一九九三年夏秋之际

查尔士大桥上弥漫着浓雾。管理员——应该是吧——带着他的深色小狗（或许只是布拉格街头一只平凡的流浪狗，觉得雾里的思绪很美，因而来到桥头）替桥上的煤气灯点火。查理曼大帝的铜像遮住了光，形成一道醒目的黑白分界。

城市在这边而梦在那边。

煤气灯原本是灼目的，大概搀混了太多雾霭与模糊的意识流，光变得灰蒙蒙的，使我意识到绝对无法掌握这场景。静止的，虽然。

## 二、明信片

毕竟，对黑白照片和那时代，不能要求太多。

在我挑选明信片的同时，同样是那一根灯柱旁边。街头画家挥洒着一块块颜色，一面为展示着的画作讨价还价；稍远处，一家子衣衫褴褛的吉普赛人，卖的是半新不旧的铝锅，用半乞怜半嫉





妒的眼神注视一群快乐的观光客……  
“逝去的时光永远比较美好。”同行的友人冒出感触的判断句。我不想否认。虽然我明白，是怀旧的情绪将煤灰转化为叹息；而且若没有今日的变迁，你只会觉得布拉格更加陈旧而过时。最重要的……

我们以后也会腐朽而消失，失去了生命的厚度，折叠进明信片的二维空间里。对那张明信片中的人们而言，那只是一个普通的冬夜，混合着莫尔道河浮冰擦撞的刺耳声响。而我，在许多年后，怀着一丝攫掠他人记忆的罪恶感，幻想着皮靴在桥面石板上的踢踢哒哒、旋转坠落的一片雪花、红瓦屋顶的一方烟囱、围坐着全家大小的熊熊火炉、在呵出的白气里逐渐成形的某个故事……

☆ ☆ ☆

“我很喜欢关于那只小狗的部分呢。”

“是吗？”

“能不能借我看看那张明信片？”

“我将它夹在最喜欢的一本书里，却在某一次的阅读中遗失了……”

**大约也是那个时候，  
再往前推几天**

“好久没见过这种女孩了呢……”

巴黎奥塞美术馆，马奈的“左拉”前，我如是想着。

笔稍急速地抖动。是在作笔记吗？……说不定是日本女孩呢，樱花雨中迤迳的和服……抑或速写着面前的构图？左拉支着下巴，右手握着羽毛笔……秀气的侧脸看来很稚嫩，大概才十二、三岁吧……眼神飘得很远，在思考那一部小说的情节呢……她好幸福，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这么想……

她大约也察觉到我的窥视，微笑着——我不知那代表的是嘲讽还是腼腆——阖上了手中的书向我望来。我微微一惊，为自己的鲁莽感到羞愧，假装若无其事地踱到展览室的另一头，与莫内雪地里的乌鸦作伴，一边低首阅读美术馆的导览。

### 三、钟面

这儿以前真的是火车站吗？那铁轨那里去了？难道这径失落的空间被塞纳河与闹街覆盖得如此天衣无缝？

奥塞火车站……

原来，使火车站存在的，并不是它自身的建筑、所包含的空间，抑或那座三公尺宽、五十年历史的大挂钟。而是不断离去的火车。从这角度来说，车站的真实形影，应该来自一辆火车的玻璃窗旁，一位犹疑要在何处下车的旅行者，或许他的视线会停留在长短针的交



会点上，估算明早能否如时到达里昂参加儿子的婚礼；同时想起三十年前，一个身着淡蓝洋装的少女，撑着白色蕾丝洋伞，在月台上向他挥手道别……

我抬起头来，那女孩不知何时离开了；左拉还是摆着一样的姿势，眼神飘得老远……

时间和记忆如同一张纸的两面：永远不会分离，却也无法相视。

☆ ☆ ☆

“所以，你置身美术馆里，思考的却是火车站的过去？”

“不可以吗？”

“好吧。告诉我，那女孩是不是有对灵活的大眼睛和深深的酒窝？而且你还想念着她对不对？”

“一直到你这样说，我才这样认为。”

##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

囚犯A告诉刽子手B，他走过叹息桥时，冬日的第一道晨曦正好射入牢房的角落里；刽子手B告诉吟游诗人C，处决A的那天很冷还下着小雨……导游X告诉我，每一个死刑犯都为了桥畔美丽世界的最后一瞥而叹息。

彼时我正乘着Gondola，穿过桥下的阴影。

## 四、悲剧

午后一点多，阳光仍然很强。船夫的神色老大不耐烦——大概衣服也和我们这群观光客一般，濡湿了汗水吧。望着污浊的运河，我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威尼斯不该是这样的。

行前在国内有一本月历，是关于威尼斯的嘉年华：一群戴着“歌剧魅影”式面具的模特儿，有许多街景前留下诡奇而华丽的画面。圣马可广场、叹息桥，甚至夕阳水湄、攀满续随子的大理石花





台……

是威尼斯的美沉到了亚得里亚海的浪涛里吗？还是一切如画片般的美好记忆，都要在离去之后才会开始？

☆ ☆ ☆

“你说我在敷衍你？好吧，让我告诉你更多：我没买面具是因为端详镜里戴面具的自己时发现它的多余……”

“你知道我的意思，为什么除了面具和周历，其余的描述都是一些不相关的意念？”

“这正是我忧伤的原因：记忆与我互相背叛。”

## 更早更早以前

我将它从小布袋中取出。大概是在网上挣扎得太厉害了，次级飞羽脱落了一两根，晶莹的瞳孔流露着无助与听天由命。还好，身躯还是温热的……

## 五、系放

体重减轻了……难免的，在越洋飞行之后……由日本套上的脚环资料，你倒长大了不少，今年北国的食物很丰美吧……第一次飞来台湾吧，跟着其他的鸟……等喙长量完就给你上脚环……噢，关渡的蚊子真凶……

你的学名是黄足鹬，台湾冬候鸟，繁殖于西伯利亚、日本北海道、大陆东北……但当我凝视着你迟疑了一会、确定自己的自由身，在堤防上小跑步、终至振翅起飞时，我想到的不是这些。而是你的祖先带给我祖先的联想，现在重现在我俩身上。

这也是种记忆：有一记忆——通常是关于生命、欲望与爱，一出生就拥有了。

而生活是将它们唤醒的过程。

☆ ☆ ☆

“我本来以为又是一则异国的故事——结果不但场景近如关渡，主角还换成一只鸟……”

“当我逆着时间之河飘泊，我发现总有一天要收回遗留在远方的目光，以了解自己身在何处。”

“……一个记忆套着另一个，宛如锁链……你不觉得沉重吗？”

“我比较喜欢另一种说法：当记忆的浪潮涌入，我就知晓，它终有一天会退去，留下轻盈的潮间带……”

编按：

本文曾获建国中学 1995 年红楼文学奖散文第一名，并入选《八十四年散文选》。



文/李远荣 图/王华平

# 王映霞谈与郁达夫 离婚真相

## 马汉茂的震荡

西德汉学家马汉茂先生，他辑录一篇王映霞《给郁达夫的信》的文章，发表在香港《广角镜》一九八二年一月号上，这篇文章引起海内外文坛极大的震动，因为他第一次披露了王映霞写给她的爱人、当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的匿名信，这封信被认定是郁达夫和王映霞离婚的佐证。

文章发表后，海内外人士对王映霞谴责之声铺天盖地而来，由此之后编写的《郁王之恋》的传记或小记，都要引用这封信，似乎不这样做不够精彩。

台湾著名作家刘心皇兄在他新版的大作《郁达夫的爱情悲剧》一书中，也加进了这一封匿名信，本着友情，我去信给予指出，这封信是假的。

我经过几年来细心地考证，肯定了这封信是假的。作为文史学家，在编书写传时，首先考虑的是其史料的真伪，其次才看是否精彩，如本末倒置，这不但误导读者，且歪曲了历史，又伤害了人，如这封信的所谓发现和流传，就大大伤害了王映霞女士。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封信的全文：



弟：

因为了各路不通，我们简直也消息不通，可恨！

我已于本月三日离岷，搭日本皇后轮业于五日抵港，现住在亚洲酒店，榕妹等均已见面，且承滔弟岳家多多款待，昨晚亦曾由榕妹的那位 Lover 罗君请，最使我焦急者即是须等蔡及黄森，吴藻清等尚在岷尼拉结束手续完毕后始来港，而后解决回国问题，但是回家的路途是否可能找得到，我尚不知道，真使人焦急万状。

日昨曾寄回电报一文又由省银行电汇回陆拾元，想已到达矣，电费及汇费十分贵。

弟：

现在最大而最严重问题我不得不向你报告，你晓得我这时的苦痛并恐慌！

自离闽起 T 未曾来过，记得前数封信中曾有一次报告你 T 已来，可是彼此除一点点轻微现象外，立刻就没有了，我在岷曾服了好些药，一直无效，初以为水土不服，故每吃必呕而且 T 受其影响，故每日均在希望中，殊知四个月来毫无一点现象，最近到港，我又觉得 stomach 有点作怪，似有涨大，因是我特到一女医士诊察，我大胆地告诉她我已 Marry 看她如何说法，弟弟！结果她告诉我恐系有了 Baby，弟弟！我彼时无法可想，恐惧之心满布，她曾为了我打一通 T 之针，据云此针打后，如 T 可来则不成问题，如 T 仍不来则没有其他办法，现在距打针时间已三日矣，仍是毫无动静，我眼前决断即是尽可能范围尽量赶回，最使我恐惧者即是万无一一路可通，那时叫我如何办法，纵使榕妹等能为我找工作在港，我那里敢留在香港，所以我唯一救星即是能回来，再行设法。

按我意俟回延平时，在乡下租一房间，我自行住在那里，我现在之情境非等你我见面时，不能在这里详述，不过外表上我仍是装为无事，不致引起人家注意，现在你所能帮助者，即是预代我在乡下寻看一房子，最好能近于医生，俟我回平时解决是否需要房子，



我仍盼可以避免此事，然不得不先行告知有备无患，想不到我们会  
有这种难题发生。

弟弟，无论如何，惟有逆来顺受，我准备担当诸苦，你不必担  
忧，但为我找寻一妥当房屋，一二堵为限，其他详细办法待见面谈，  
我拟回南平后牺牲工作几个月，把眼前所积款项，给母家用，当可  
勉强度过，我心乱极，不能多写，盼不久可见面。

Anne

七·十一午

我们或许不久将迁往其他旅馆，不必来信（万一不能回去我必  
有信通知，而后必给你地址）又及。

关于这封信，心皇兄  
在他的大作《郁达夫的爱  
情悲剧》二一四页有一段  
评述：“此外，马教授还  
公布了一封王映霞给上款  
称‘弟’或‘弟弟’的信，  
说她已怀孕，看信的  
内容仿佛是‘弟’的孩  
子，而不是郁达夫的孩子，  
信中请那个‘弟’在  
乡下租一房间，也许准备  
生产用。郁达夫《毁家诗  
纪》中第四首有‘不是有  
家归不得，鸣鸠已占凤凰  
巢’句，附注中说映霞一  
再拒绝与他‘同房’，不  
知与给‘弟’的信中所说

的事，是不是一回事？”

由此可见心皇兄也误  
信了这封匿名信是王映霞  
所写，才有此说。

### 这封“情信”是假的

要分辨这封“情信”  
是真是假，可从两方面着  
手，一是字迹，二是内  
容。

首先看字迹，我虽不  
是专家，但王映霞女士和  
我是多年的朋友，为了探

讨郁达夫的种种问题，我  
曾频频写信向她老人家请  
教，她也不厌其烦地复信  
给我，几年来她写给我的  
信少说也有一百封，近十  
万字之谱，所以说我对王  
映霞女士的笔迹是十分熟  
悉的，我可以肯定，这封  
所谓“情信”，绝对不是  
王映霞女士所写的，两人  
的字迹相差太远了。

除分辨字迹外，其次  
就是看其内容，我写了一  
封长信，提出了几个问  
题，请教王映霞女士，王  
女士于一九九〇年一月十



日复信，十分详尽地谈谈自己对这封“情信”的看法，其中还涉及到她和郁达夫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鲜有人知，征得王女

士的同意，把她的复函公诸于众，这对研究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感情关系很有帮助。

一九九〇年春，王映霞女士给我的复信是这样写的。

远荣先生：

我应该答复你的问题如下：

我和郁达夫及儿子郁飞，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福建陈仪主席为我们饯行，吃了夜饭后，从福州马尾上船（船名已忘），直驶香港。到港时有当年《星岛日报》的副刊编辑戴望舒等人来轮埠迎接。接到后马上将我们三人送到他们为我们预先订好的旅馆思豪酒店居住，开的是双人房，思豪酒店在香港热闹区，我已忘了地址，在香港一问就知。

住了两夜，由于康特罗苏号邮轮即将开往新加坡，我们即购二等（B）船票启行。

途中，郁达夫照料我颇为周到。由于我有些晕船，所以在次日到达马尼拉时，郁达夫坚持要我和他上岸走走，此时郁飞也同行。在菲律宾大学周围走了一圈，不久即上船，船即开行。一周后，船抵新加坡红灯码头。有当年《星洲日报》的经理胡昌耀等人来船埠迎接，然后直到南天酒家休息。这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这半个月的行程中，我和郁达夫的心情都极平静，相处和睦，直到次年（一九三九年）的三月初，香港陈丹林编的《大风旬刊》寄到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郁达夫暗中还在写诗骂我，于是我们的家庭又兴起波浪，直到一九四〇年分手为止。

我们的儿子郁飞，六十三岁，住“杭州朝晖四区，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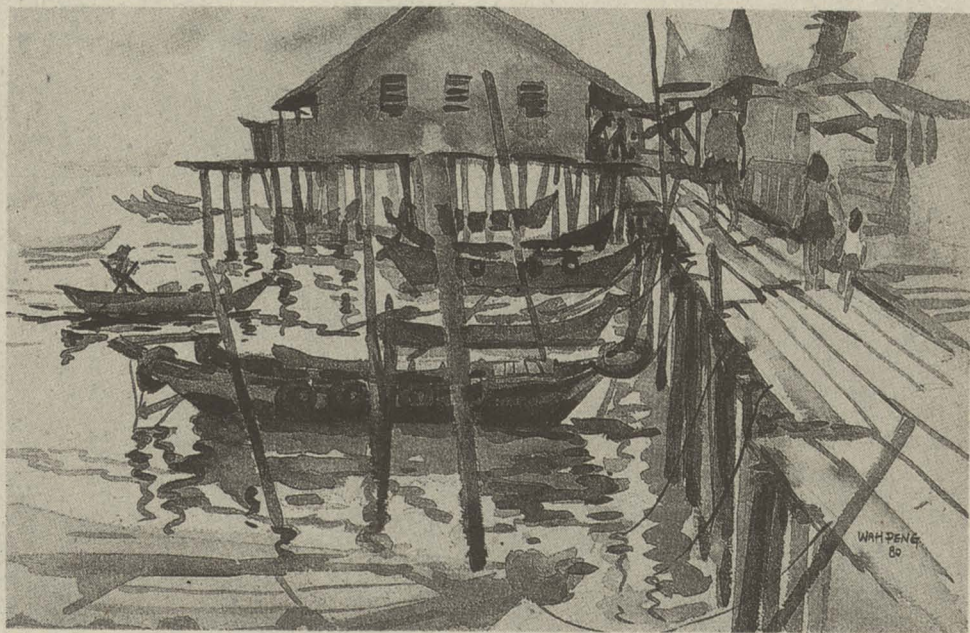


四〇一室”，家中电话为“五七三八九〇”你可以打电话问他。他已退休在家。

至于一九八二年，香港出版的《广角镜》月刊第一一二期上刊有一文名叫《给郁达夫的信》其中有我的、朋友们的、和不知名者写给别人的，大约廿多封，内中除了我给郁达夫的十封外，其余都是友人的和不相识者的。为此，我即写了声明寄给《广角镜》告以我只有十封，其余都不是我写的，后来这声明即在一一四期的《广角镜》上刊出。

但这批信中，有具名Anne的女人写给她在福建延平的情人的两封信，内容离奇，很多人不明真相，张冠李戴，说是我所写。时至今日，虽已事隔半个世纪，我也不得不把这事情说明一下。

上面，我已把当年我和郁达夫及郁飞同去新加坡的年月日写清楚，下面，我更要将这一位女士写信的年月日及内容、人物，都写明白，并不只手迹问题，让天下人都来评议一下，这两封信是否是我所写？是否是我的亲笔？





Anne女士发信的日期是七月十一日午，她称对方为“弟”，这显然是她情人的年龄是比她小。

她是“五日”才抵香港，乘的是日本皇后轮。

她信中所写的榕妹滔弟岳家等，我一个也不知道，不认识。还有榕妹的情人罗君请，以及蔡及黄森、吴藻清等，这些人对我来说，没有一个相识的，这些人都要从岷尼拉到香港再设法回国的。我是要去新加坡，他们和我的行程适得其反。

这个Anne到香港后做过两件事：一、打电报回福建延平，二、到省银行去汇六十元给她的延平的情人“弟弟”。

她对她的“弟”说，自离闽四个月，月经未来过，因此她很急，到香港后也曾去一个女医生处确诊过，女医生给她吃了药，也打过针，均未见效，她很想马上回福建，但又怕路不通，她说，纵使榕妹能在港为她找到工作，她也不敢做，焦急地要回福建，租一间房子待产。她对“弟弟”的要求就是如此。读了这两封信，与我当年的情况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如果再有人说这两封信是我写的，我非要与他法律解决不可。

我的话到此为止。

顺祝  
年安

王映霞写于上海一月十日

从字迹和王映霞来信对整个事件的分析，不难看出这封所谓的《王映霞情信》是假的。

王映霞女士虽已达耄

耄之年，但仍健在，对往事，她嗟叹不已，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也逐渐淡忘了。这些年来她忙于写回忆录，九〇年底尚以大陆杰出人士之名，应台

湾《传记文学》社之邀请，去台湾探亲访问三个月。



文 / 刘戈 图 / 许心伦

# 歌钟在在

## ——悼念陈洛汉先生

### 初识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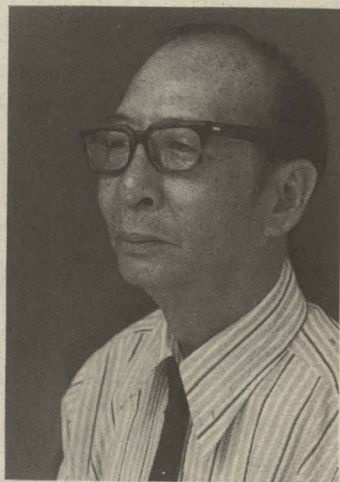
初闻洛汉先生的大名，是在一九五八年底，那时，我从新加坡调职到吉隆坡，编一份周报，工作上常和艺文界的人士来往，人人都说他是音乐界的泰山北斗，几个合唱团的指挥都是他的门生，在传闻的印象中，他是一位道貌岸然的长者。

第二年，我服务的周报要主办一次学生歌唱比赛，评判的名单中有洛汉先生，要我去洽请，我当

时想，这么小小规模的一个赛会，能请得动这位泰山北斗吗？

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个大雨后的黄昏，我穿着整齐，从八打灵去彭亨律洛汉先生的家，陪同我去的是周报的同事郑金胜兄。

那时的彭亨律是一片村野风光，雨后初晴的夕阳里，在紫藤花攀附的门楣下，我们摇动了挂系在门上欲坠的响铃，高声喊问陈洛汉先生在家吗，良



久、良久，院内屋里有人应着说来了。

开门处，只见一人，您



高高瘦瘦，年约五十，身穿短裤、白色短袖内衣，脚踏胶拖鞋，背微弯，首微仰，言微讷，说：

“我是陈洛汉。”

我怎样也没法将眼前的人，与想象中的泰山北斗连接起来，但他的前额和头发，使我想起贝多芬，他的身形和清臃的脸容，使我想起弘一法师，那个写歌曲“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的李叔同。

## 先生之风

当时的情景真也是晚风、夕阳山外山，我也有乍遇山外有山的高人之感。

在半诧异半失态中，进了屋里。我们说明来意，洛汉先生当即答允了，初次见面，谈得不多，他坐在那里，象一座山，自自然然地存在着。

临别时，他看出我对他衣着随便的不放心。“那天我会穿得和你一样整齐，”语气温和得让我为自己的失态与狐疑惭愧。心想，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呵？

那次见面后，来往慢慢多了，才知道，他虽然早享大名，长年在教育界服务，但始终平易近人，自在自得。

多少年后，洛汉先生参加一项作曲比赛，以他当时在音乐界的地位，得奖不过是锦上添花，不足以言喜，落选则

有损令名。他却坦荡荡地参赛了。

后来有一篇文章访问他，问到这些得失，先生认为既然得之何喜，那么失之何忧？这当中没有什么得失问题，他只是作自己认为应该作的事。这些话说来容易，能身体力行去作，就需要道德勇气了，先生是一位勇者，作到了。那次的评选人黄友棣、赵梅伯、邵光，都是有识之士，在不记作曲者名字的评选作业下，洛汉先生得了首奖。

## 先生的艺事

我开始与洛汉先生合作作词作曲，是歌乐节的节歌《歌乐颂》。到写歌剧《汉丽宝》时，我们已成忘年之交，先生比我年长二十多岁，无论学问做人，都可以做我的老师，却处处以友待我，数年间的编编写写，配合愉快。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汉丽宝》曲成上演，先生为乐坛立下一座里程碑，那是马来西亚第一部华语歌剧。后来，我们又合作写了第二部歌剧《寡妇山》。

二十多年后，《汉丽宝》在新马两国三度上演，我远居域外，未逢其盛。故旧函电相告，谓一部作品能在二十多年后重演，该是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作品了。言多溢美，听了看了很有些沾沾自喜，后来想想，便觉得十分汗颜。

《汉丽宝》当初只是一个纸上剧





本，默然无声，老友辛上图是第一个读者，我听他的话，请洛汉先生指教，先生不弃，多方提点，再以丰美的韵律，细加调配，赋以跃动的乐歌。惟其这样，人物才见灵动，历史才有风韵，感情才显细致。《汉丽宝》剧以歌传，当地的艺人艺事，由此而志气倍增，不以地缘自陋，后之来者，亦加添三分自信，敢以原创的声音颜色，面向四方，对海岛和大地，朗声发言。此中荣誉，应归洛汉先生。

## 多年前的一席话

一九九五年年中，老友姚拓寄来舞剧《汉丽宝》出国巡回演出的剪报。《汉丽宝》剧以歌传之外，更以舞传，花开

双朵，自是好事。可是，我总觉得欠洛汉先生一些什么的，想起多年前先生的一席话。

那是一九九一年年初，几位音乐和戏剧界故旧在吉隆坡聚会，谈到有人将《汉丽宝》改为舞剧，一再上演，用的乐曲不是洛汉先生的乐曲，问编舞者曾否知会过我？我离开吉隆坡十年，未知就里，说《汉丽宝》原是一个传说故事，编舞者可能是另有所本。

言谈间，知道舞剧采用的情节、幕数、场景、人物、名字多与歌剧雷同。有方家提出一些看法，以剧中人物微波、双铃而言，原不见于历史传说，只是我在歌剧中创作的人物，编舞者原名引





用，所本的应是我的歌剧剧本。

座中议论纷纭，使我心头为之一热的，倒是洛汉先生的一席话，他乐观其成地表示，编舞者也是有心人，用不用他的歌剧乐曲编配，无损原作，今日艺事，但嫌其少，那厌其多？另编乐曲，添一篇章，应该是好事，想也编来不易，我们应该商请舞剧的编者，设法出版舞剧的图谱和曲谱，流传开去，并对我说道：“你是作出版的，想想法子吧。”其色也温，其言也厚。我一直没作到这件事，真有点愧对故人了。

## 先生的文化人格

洛汉先生从音乐的教席退休后，对音乐一直专注不移，他写了近百首歌曲和两部歌剧，在交响乐团拉大提琴，在铜乐队、华乐队和合唱团当指导和指挥，在演唱会当钢琴伴奏，在歌唱比赛会上当评判，而这些都是义工。他坦坦荡荡，常存赤子之心，年逾五十，参加作曲比赛，过了八十高龄，还从吉隆坡去巴生教导一个儿童合唱团，数十年的忙忙碌碌而不改其乐。

先生含英咀华而大巧若拙。他深谙五音阶的特色，却不夸谈民族韵律，他精研杜步西和巴托克，却少奢言西洋现代作曲，他广涉马来乐器和沙巴民谣，却罕放论乡土乐歌。默默地，实实在在地，营魄抱一，从“汉丽宝”到“寡妇



山”，先生凭着自己的修养，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他的价值，又限于他的艺术创作，且浑然构成一种文化人格，广披他的友朋员生。认识先生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煦和的性格，象初阳一般温煦，象惠风一般和畅，自自然然地愿意亲近他、接受他。

巴生河谷，葱葱郁郁的青翠中，油流滚滚，京尘十丈，人文极其多元，鸢飞鱼跃，有能有德者众，先生以自己的才情，沉潜刚克，专气致柔，拂照出一片可人的文化小天地，蔚成方圆。

## 最后一次见面

洛汉先生来自福建永春，少小南渡，晚年不免故土之思。一九九六年二月，我返吉隆坡，老友辛上图说，洛汉先生刚从中国回来，刻在医院治病。我和郑金胜兄往访，他精神尚好，见面即高兴地说：“‘这一天’唱到德国、韩国、中国的国际赛会上去了。”

“这一天”是歌剧《寡妇山》的一首女高音独唱曲，当年曲成时，先生颇为得意，说写来得心应手，毫无阻滞。与刘雪厂写“追寻”的许健吾先生，评为曲中有画，旋律逐步推展，如流泉赴海，天地渐宽。

后来，从音乐活动谈到这次的旅游感想，他在枕下抽出一页草稿，递给我说：“很想为这首诗谱曲。”我接过来，只见草稿横写一诗：

客舍并州已十霜，  
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干水，  
却望并州是故乡。

这是唐代刘皂的诗作，我还是第一次读到，先生赏之析之，用来比对一段原乡的心路历程，说“寡妇山”的男主角，回居渤泥的心境，可也是如此？先生谈言微中，却如此问我，惭愧得很，原来我要写的，前人早就写了。

先生对诗词涉猎既广，修养亦深，我的歌词交到他手上，常常有班门弄斧的感觉，他偶而改动一二字，或加或减，便比原词出色，他却客气地表示，为了旋律节奏，不得不动，真是敦厚极了。

那次见面，谈诗论曲，不觉日已黄昏，我要赶赴另一约会，便向他告辞。他由床沿起立，执手相送，我扶他坐下，互道珍重而别。

情景恍如昨日，时当岁晚，华人新年前数天，街上急景残年，人车阻塞，蜗步前行，我累了，半躺在车座上，念及先生独坐床沿的身影，当时便想，不应把时间花在路上，该陪先生谈将下去。

## 未完的乐章

一九九四年，洛汉先生和我有写第三部歌剧《默迪卡》之约，与《寡妇山》、《汉丽宝》组成《海上三部曲》，为海上草路当年见苦辛的史事，再添一



页，希望用两年的时间完成。

执笔之前，原以为曾身历那个年代，容易捕捉到那个年代的精神，岂料第一手的资料太丰富了，整理需时，有无从下笔之叹。几经转折苦思，一九九五年底，终有了基本意念，放弃了写先贤开国的构想，改以一群民间的小人物为主线，写他们在一个不平凡的年代里，如何在默默中活了过来，俯仰无愧，为这块土地播下多元的种籽。

那次岁晚之晤，简要地与先生谈这个以小人物为主线的题意，他说正当这样，我笑道剧中人物有他的影子在，先生戏言他可是个PJK啊，我曰何妨，相顾大乐。

今年六月，《默迪卡》的分场甫定，诗稿方完，正欲再稍作修饰后寄给先生，却在一九九六年七月十日晚上，按郑金胜太太玉娇女士的电传，洛汉先生已于七月十日凌晨在吉隆坡逝世。我稿成而先生已去，季札挂剑，《海上三部曲》是未完的乐章了。

## 千载有余情

洛汉先生寄旅尘世八十余年，从一个中国的乡下少年，过番南洋，到为人师表而桃李满门，从十一岁时获得的一支短笛，无师自通，到大小提琴、钢琴的件件皆能，从二十七岁时读到普洛特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自学自励，谱歌学曲，到完成两部歌剧创作，先生一

步一个脚印，验证了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应无遗憾。

“斯人虽已歿，千载有余情。”歌钟在在，先生生命的光热，不会及身而止，先生作品的魅力，会随时日俱增，如新晴之在野，活水之在流。我们的周围，能多几个象先生这样的人，那该多好。

为纪念先生，检出文中提到的歌曲《这一天》，和《寡妇山》剧本的最后一场寄交《蕉风》，终场的大合唱曲《沉默的山》，如今看来，歌中有些字句，似是为先先生的文化人格而写了：

“……静静地，不可夺，不能移，以歌声相唤，大地和海洋，因而翻腾，群林举臂，众水滔滔，……让离乱的人间，充满了歌声……”

编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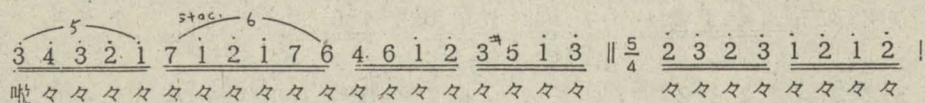
刘戈先生与陈洛汉先生，彼此惺惺相惜，《汉丽宝》歌剧，就是他们二人的合作作品。刘戈先生赴美后，闭门谢客，写出五幕歌剧《寡妇山》，仍由陈洛汉先生作曲。可惜如今陈先生已经谢世，而剧中歌曲尚未全部杀青，可以说是马华舞台剧中的最大损失。今刊出刘戈先生纪念陈先生一文，文情并茂，令人读后不禁掩卷长叹。文后《这一天》，即为《寡妇山》其中的一首歌曲，一并刊出，供大家欣赏。



(女高音獨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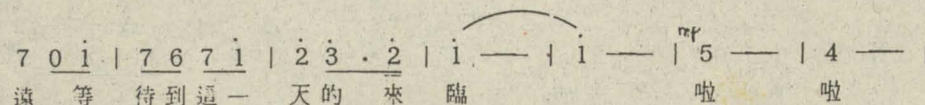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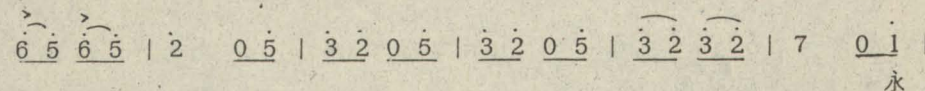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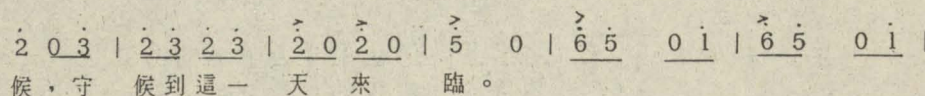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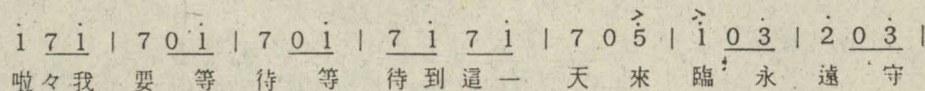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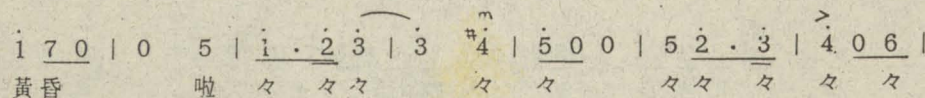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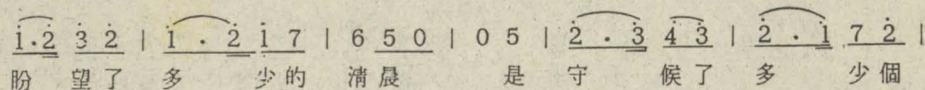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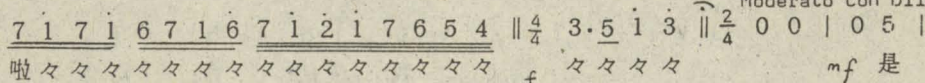
bD Major

## Ardante Con Exp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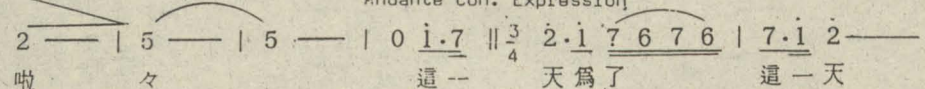


Allegr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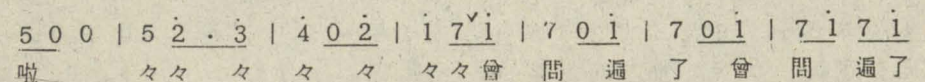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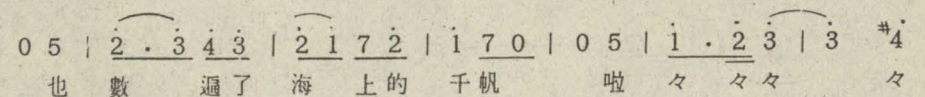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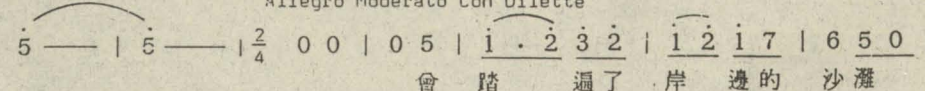
Moderato Con Dilette



Andante Con. Expression



Allegro Moderato Con Dilette





7 7 7 5 0 | 1 0 3 | 2 0 3 | 2 0 3 | 2 3 2 3 | 2 2 2 5 0 |  
 天 上 的 白 雲， 會 問 遍 了 會 問 遍 了 天 上 的 白

1. 1 | 7 0 1 | 7 6 2 3 | 4 4 4 3 . 2 | 1 ——— | 1 0 ||  
 雲， 會 問 會 問 遍 天 涯 天 涯 的 白 雲

$\frac{4}{4}$  7 6 3 4 | 3 4 3 2 1 | 7 1 2 1 7 6 | 4 6 1 2 | 3 #5 7 3 ||  
 5 2 3 2 3 | 1 2 1 2 | 7 1 7 1 | 6 7 1 6 | 7 1 2 1 7 6 5 4 |

$\frac{5}{4}$  2 3 2 3 | 1 2 1 2 | 7 1 7 1 | 6 7 1 6 | 7 1 2 1 7 6 5 4 |

> > > > ||  $\frac{3}{8}$  1 1 1 | 1 1 1 | 1 2 7 | 6 . 1 6 | 6 5 4 | 3 . |  
 Allegretto *mf*  
 我 深 信 我 深 信 你 會 重 臨

1 2 7 | 6 . 1 6 | 6 5 6 | 5 | 3 3 2 | 2 2 1 | 7 1 7 |  
 我 深 信 你 一 定 回 我 身 旁 像 雨 後 鮮 麗 的 溫 暖 的

7 1 6 | 5 | 3 3 2 | 3 3 2 | 7 1 7 | 6 7 1 | 2 . | 0 0 |  
 陽 光 照 亮 了 清 新 的 寧 靜 的 海 岸。

0 0 | 0 0 | 0 0 | 0 0 | 1 1 7 | 6 6 5 | 4 5 4 | 4 5 4 | 3 . |  
 像 早 晨 新 鮮 的 溫 和 的 拂 面 的 風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3 2 1 | 7 1 6 | 5 6 4 | 3 5 7 |  
 吹 開 了 嬌 艷 的 待 放 的 花

1 . | 3 3 2 | 2 2 1 | 7 6 7 | 5 6 7 | 1 0 | 0 0 | 0 0 | 0 0 |  
 蕾 吹 開 了 嬌 艷 的 待 放 的 花 蕾

0 . 0 | 0 0 | 0 0 || 5 ——— 3 5 | 1 ——— 3 5 7 |  
 啊 啊

3 ——— 3 5 1 3 |  $\frac{6}{4}$  5 ——— 5 0 |  $\frac{4}{4}$  0 0 0 0 |  $\frac{2}{4}$  0 2 3 ||  
 啊 這 一

$\frac{3}{4}$  1 . 7 6 7 6 7 | 2 . 3 1 ——— | 1 ——— ||  $\frac{2}{4}$  0 7 . 1 ||  
 天 天 地 間 一 片 明 亮 這 一

$\frac{3}{4}$  6 . 7 6 7 6 7 | 1 . 2 3 ——— | 3 ——— | 3 2 1 | 7 1 6 |  
 天 天 地 間 一 片 光 鮮 *mf* 只 爲 你 只 爲 你

5 6 4 | 3 5 1 | 3 5 2 | 2 5 5 3 2 | 1 ——— | 1 ——— | 1 0 0 ||  
 在 這 在 這 一 天 重 臨 重 臨



文/白舒荣 图/张小鹭

# 坐“羊车”小记

“金殿”是昆明的旅游景点之一，不但因其建筑特色，与吴三桂和陈圆圆相关联的传奇，也是其吸引游客的资本。

月初在昆明开完会，当地一位朋友用车子接上我们后征求意见说：“先去参观‘金殿’好吗？”

我已非昆明的新客，对“金殿”自然早已不生；看到两个同事欣然的神色，所以虽无多大兴致，并未提出异议。

后来想，幸亏去了。

要不，哪有机会见识“羊的士”。

那天刚走出停车场，我们一行就遭到了“袭

击”。乡土味儿浓厚的几个瘦巴巴年轻女子，颇谙“用兵”之道；围、追、堵、截，非让我们乘坐她们的车子不可。

她们每人牵着一辆车，车子罩着红色为主调的伞形华丽顶盖，顶盖下有两人靠背座。车子自身的简朴与华丽的顶盖搭配起来，就好象一个贫妇戴了顶贵冠似的。不过它自有出奇处：每辆车驾辕的“主帅”和拉套“辅臣”竟全是山羊。

哇，原来是些不折不扣的“羊车”！

多情的“羊车”们拌住了我们的腿脚。

我好奇而茫然的看

着。

马车、牛车、驴车、骡车，在舞台和屏幕上还见过猴车、熊车、狗车……独独没见过“羊车”。

眼前的山羊们环肥燕瘦，惹人爱怜。

朝前看了看，金殿的大门，在视野之外；道路弯曲还是上坡，空手而行，可能都会冒汗，这些小细脖小细腿的小动物哪有点儿拉车载人爬坡？他们并不象牛马似的有驾车的祖传功夫；真替他们吃力。怎么忍心乘坐！

友人执意要“款待”我们，说“你们无论如何也要尝尝‘羊的士’的滋



味：在北京什么出租车都有，可很难享受到这个时髦。”他特意给我挑了辆由两只白山羊拉的车子。亲不亲都沾了一个“白”字。

两只所谓白山羊，其实是“花花公子”，脖子和脸的一半是黑色的。

我轻手轻脚的跨上“羊车”，生怕弄坏了哪儿，它们太像玩具了。

我们四个人分乘了四辆，车子们前后排开；坐

车的加上牵羊的共八人，浩浩荡荡上了路。太阳温和着笑脸，在淡淡的轻云里俏皮的钻出钻入，和这个奇妙的车队玩着捉迷藏的游戏。

走在最前面的一辆，坐的是一百公斤重量级的一位同事。我想，摊上拉他的山羊真不走运。

我的羊车排在第三位。女赶车人在旁边木然的牵着缰绳。山羊们昂着头翘着犄角、直着脖子、乖乖的使着劲儿。看得出

来，驾辕的“主帅”比较卖力气，旁边的“辅臣”常常虚着拉车的绳子，能偷懒就偷懒。如果他们也实行大锅饭，干多干少领一般多的赏，驾辕的山羊是否会抗议？

车行过程中我尽量欠着身子提着气，觉得如此“轻功”一番，可能会替这些活得不容易的山羊们减轻些负担。

大约五、六百米，四、五十度的曲折坡道，“羊车”们倒也走得





潇洒。车子在距金殿门不远之处停下。忘了看看表，说不准确走完一程所用的时间，凭感觉大约在二十分钟以内吧。

友人忙着张罗结帐，满以为各算各的，准备分别付费。几个女子指指第一辆车的牵羊人，让金交给她，她是老板。

原来这车队是属于一家的。

大陆开放改革搞活以来，智慧的中国人，“搞活”出来五花八门的“专业户”，丰富得完全够编一部《专业户大辞典》；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我想总会有人要做这件事的，请有心人届时千万别忘了收入“羊车专业户”这个辞条。

事后问友人交了多少钱，说每辆五元。应该说不算贵，北京最便宜的出租车“面的”，起价也要十元。

我们替女老板计算起来：一辆五元，四辆是二十元，如果每天平均往返五趟（应该还是比较保守的

估计），二四得八，五八四十，一天收入四百元，每月就一万多；去掉人工和山羊的伙食费、纳税等，少说还能尽挣八九千元。真让我辈舞文弄墨的人望尘莫及。遂戏曰“要脱贫，找窍门。我们也弄些山羊来，当个羊车专业户算了。”

话题轻云一般，不经意间又飘到坐“羊的士”的感受上。那位重量级的同事说，他那辆驾主轡的羊，一路上直翘的尾巴放屁。熏得够呛。牵羊的女子竟问：“您吃了什么，长这么壮？”

大伙一听都乐了。调侃他“羊放屁是你给累的。不但是羊主人，那只羊肯定也在心里骂你和自叹倒霉呢！”“他今晚做梦都会念叨你，小心找你算帐！”“也只有这儿高原地区的山羊有这么大劲，要是咱们哪儿的山羊早趴下了。”

笑说间，看到用完我们的车队，已揽上了新顾客，又浩浩荡荡在大太阳底下踏上征途。和我擦肩而过的一辆车上，坐着一

对青年男女，看亲昵的神情该是恋人。

由这对情侣，我突然想起来，羊拉车之事，还轮不上今人申请专利。

历史上，不就传说过南朝晋武帝乘羊车的风流故事吗。

据史书载，晋武帝有个浪漫的爱好的，喜欢乘“羊辇”在宫里遛哒，羊们停留在哪儿他就在哪儿住宿。于是争宠的后宫佳丽，纷纷在自家门前插上竹叶，并用盐汁洒地，引诱嘴馋的羊儿驻足，以博取皇帝的宠幸。

“羊车”之用既然前有古人，那么后有来者也就天经地义了；只是，如今它的身份是替人盈利的“的士”，物质得再也浪漫不起来。

羊们除羊毛、羊肉之外，仅剩的一点力气也用来生财。

谁说不是呢，连羊也染上了时代病，新潮得“一切向钱看”了。



文/希尼尔 图/刘德梁

# 论西汉设置河西四郡 的历史意义及其他

“河西四郡的设置，促进了汉朝统一西域。历代汉朝政府将秦长城从令居延伸到了阳关，玉门。其烽燧深入到轮台，用以防御匈奴……”第二节第一段如斯说。之后，我的阅读环境——我是说地铁最末车厢靠近出入口的一方——就开始受到干扰。我抬头详看，那是欧南园站，挤进来的都是护士们（她们通常都不肯卸装），探病的亲友（象是从海边野餐归来），整个车厢顿时热闹起来。

我托一托眼镜，再低头。

“哎！——”突然一个蓝衣女孩往我的脚尖一踩，再闪进白裙与白裙的间隙里，另一个孩子——看起来个子大一些，追了上来。

“怎么一点家教也没有！”我皱了皱眉头，向四周环顾，没有一个象是他们的妈妈。

“在汉朝与匈奴争夺四域的过程中，汉朝以河

西四郡为依据，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哇！这回那个蓝衣女孩被一双小腿横挡而失去重心，差点扑跌下去。

我连忙伸手扶了一把，那本西汉就从两膝间掉了下去。然后，那孩子又冲回对面去，原来他们是有座位的，就在一位穿灰色上衣、目光凝重的中年人身旁。

我拾起书本，翻回第203页：“河西四郡的设置，便利了中国与西方各



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有关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叮咚！叮咚！——一大片人潮的交流。叮咚。叮咚。车厢关上门后，人人板着脸孔相向，一种如临大敌的模样。除了那两个小孩，脸朝向玻璃窗外，指指点点。外边已是灰蒙蒙的，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关于古代丝绸之路之上东西文化交流的问题，有两种说法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一种说法是……”列车在女皇镇站突然煞住，整车人都往同一个方向倾斜过去，那蓝衣女孩差点儿跌了下去，就在摇晃的当儿，撞到中年男子身旁的袋子，里面象是保温瓶的器皿被弄翻，汤汁流了出来。

“爸，你看——”

灰衣中年人如梦初醒地，慌忙收拾着。看样子是炖汤之类的东西，弄得满地油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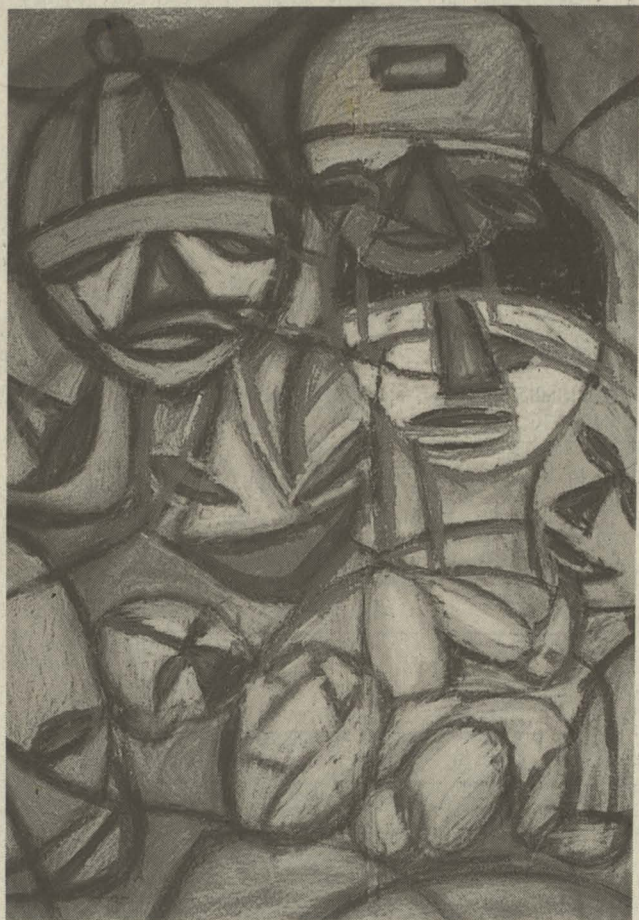
我顺手递上剩余的纸巾。

“多谢罗！孩子的妈不在，我一时也管不了。”

列车快速地行驶着，他清理地面的半蹲姿势有点儿摇晃。哎，我刚才看到哪一页了？——“考古学家在河西地区魏晋时代的墓葬中发现了近千幅壁画，这些壁画有犁地、播种、耕地、打场、采桑、放牧等农民生产劳动的画卷，为研究当时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最可信的形象资料……”天呀！这回是那大个子的绕着柱子转圆圈，一失手，撞到我隔坐的印籍妇人，她尖叫！我站起身（其实也快到站了），对那灰衣中年人说：

“你也太——”

“对不起！对不起！”





我也不知怎么才好！”他一脸油光带有几分歉意：“让他们快快乐乐地玩一阵子行吗？”

我没有直接回应。他们三人在这短短的路程带给车厢内的搭客不少的干扰。我顺手把书收入大信封内，说：

“你也应该好好……”

“对不起，我正在想如何去料理刚才那件事。刚才，孩子的妈在医院去世……”

“啊？——”

叮咚叮咚。还来不及看清他的脸色，我也走出车厢。

外边是灰蒙蒙的一片。我只要走出闸门，就快到家了，而他呢，那中年汉子，朝西域的方向隐去，一条漫漫的思愁之路正等着他……

蕉  
风  
双  
月  
刊  
订  
阅  
办  
法

-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 \$1.50
-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包括邮费在内）：
  - 本国                    ∴ 六期 \$9.50，十二期 \$18.00.
  - 海外（平邮）： 新加坡、汶莱 —— 六期 \$14.90，十二期 \$28.80.  
                  其他国家 —— 六期 \$16.70，十二期 \$32.40.
  - 海外（航空）： 美国 —— 六期 \$34.10，十二期 \$67.20.  
                  菲、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印尼 —— 六期 \$25.40，十二期 \$49.80.  
                  英国、法国、瑞典 —— 六期 \$31.10，十二期 \$61.20.
-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列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6 - 10, JALAN T.P.K. ¼,  
TAMAN PERINDUSTRIAN KINRARA, PUCHONG,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蕉 风 订 阅 单	
姓 名（中英文）	
地 址（英 文）	
订 阅 期 数	期 起 至                    期 止，共                    期。
订            费	\$
备            注	



# 天真的猫

(一)

眼光蓝蓝  
疲惫时把自己睡成一首诗  
躺在你碧纹的摇河上  
我常常梦见梦是一只小鱼  
引着我的垂涎四处奔跑

(二)

我原是一只爱睡的猫  
只是为了追月光  
我常常忘记猫是没有翅膀的  
一飞就不懂得摇篮的催眠  
在摇篮以外  
我常常把梦想贴在  
那月光的明墙上  
让光度析透了自己的梦想  
还有那藏也藏不住的天真



文 / 杨康    图 / 祁恩进



# 水晶飞雁

在空间里  
我们挨近了  
也彼此孤立着

室内  
急躁来回踱蹀

其实也不过是温度  
身体的敏感度  
锐减 垂首  
一步一步往后退去

低洼处  
闭目欲说  
眷念溶解  
怀疑不负责任的翱翔

摇醒着  
世界布满玻璃般  
透明



文 / 杨川    图 / 朵拉



# 琉璃奔马

说不清  
我仍听见那年大水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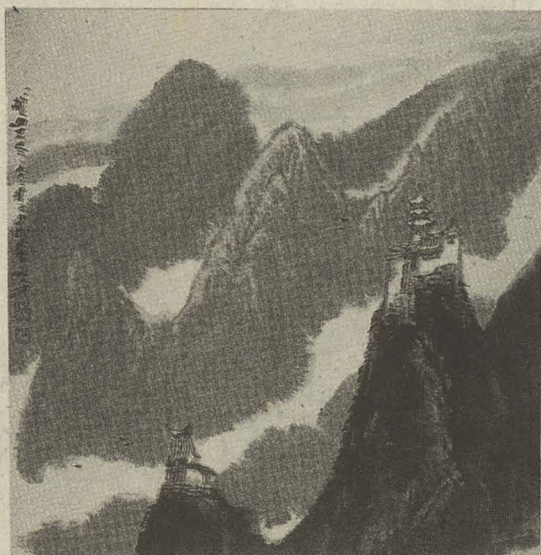
走廊里立着  
流离的空气冷冷的  
奔马透着紫气  
扯着拉着推挤着  
冷笑  
绕山过江  
整整齐齐一块石头

后来就没听见啼声了  
透明的生命僵持着  
我在门外守着  
跑得太快  
还得回来  
光与影在开着玩笑  
唯夜去了就不来了

（请关上走廊里的灯）







# 海 岛 边 缘

清晨阵雨，跳跃的海豚最先知道  
早醒的我对着外甲板也知道  
昨夜迟睡的船长不知  
总工程师——在思考他的去，或留——  
注意一场意外的雨吗  
意外的雨是最靠近岛屿的消息  
在太平洋群岛，嬉戏的孩子最雀跃  
潜水，摸鱼，没有问未来是什么  
鱼长在水里的礁石群  
椰子长在弯斜的树上  
生命本身就是梦  
所谓文明，怎么又来唤醒安然的魂  
在这些岛屿，终于起居与生活而已不够  
电视的必要，冰箱的必要  
以他们所有的去换  
他们不知道他们舍弃的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他们错过了什么



# 浮生寄

某夜沉思，海岛经验竟成记忆的喘息  
关于潮汐的海岸线，守候日落  
关于一次沉沦爱欲的任性  
“放任自己是错误吗？”印尼籍工程师问我  
关于爱、欲与寂寥  
不分肤色的公平待遇  
或许因为了解，减少隔离  
因为对谈，拉近距离  
愤懑平静成一条安然的横街  
种一排花树，添一些风景  
记忆里留存最久。  
继续沉思，守候回归的路途  
沿水气的长旅渐渐蜉蝣化了我们  
追逐花香，与一点点露雾的滋润  
在一些夜晚，搭德士去赶一场过时电影  
每片天空中呼唤不同的感受。  
再沉思，女诗人说过的：  
“朋友之间你最知道海阔天空是什么？”  
某夜在岸堤听潮涛，吸到  
一对情侣的对话：“……记住你身上的  
淡淡烟草味道。”  
一首歌是情侣们的对谈  
再沉思，沉思不是一种心境  
而是一种生活。

文/李国七 图/王文芳



# 雨中眺望

放下镰刀  
放弃  
刈除那扶疏的恩怨

这一脉山梁  
连着那一脉山梁  
我们的家族也兴旺  
一人一把镰刀  
若是凑在一起  
耀日的镰光比湖水明亮

放下镰刀  
只为放弃  
刈除那扶疏的恩怨  
不是受了  
山那边寺里钟声的诱惑  
也不是老林中祖先的传说  
在这个秋天疯长成硕果

连绵的秋雨中  
独对天际的一抹鱼肚白  
常常是不愿、发自内心的  
不愿  
将那点心事说破

朋友  
转过那面山坡  
是一条流往山外的河……  
朋友  
如果真的有可能  
将那属于我们的  
有所托付……

想到这里时  
山风初起  
谷物和草尖上  
正有一支我心中的歌



文 / 流逸      图 / 孙君良



# 误返原点

在一个狂夜  
我发动一次山洪  
天地一时间恢复玄黄  
血水汗水和泪水发出  
荒凉的声响  
在呼唤什么的  
我掉入 N 年前的坟墓  
仿佛全部只是黑暗中的挣扎与逃亡  
然后是呐喊吞噬了所有的音响

我的双目还未成形  
嗅觉不能发挥功能  
所以我不曾妄图臆度  
黄泥到底有多少深度  
当发育进入成熟的阶段  
刹那间种子爆裂的呻吟  
是痛楚是痛快是痛定思痛是痛心疾首  
原来一颗种子将来是小草或大树  
早已有条不紊地记录下来

分裂的后来  
有人感到好奇  
而开始寻找真理  
亦有人多思而思及  
有关很历史的过去  
原始到要在龟甲上找寻  
结果却是杯水车薪的悲哀

古老了的记忆体  
在是与非之间舆论  
莫道不销魂  
有人 穿上国王的新衣  
企图忘却龟甲上的墓志铭

某年某月某日  
我趁记忆体未完全损坏的前夕  
回归一条曾经传统的小巷  
驻足在霓虹灯下  
蓦然回首 背影正渐渐透明……

文 / 林俊欣



文 / 杨嘉仁    图 / 庄爱美

## 伪纪元

刚从单调  
无梦的午睡坐起  
又想再睡的原因  
无关雨吗  
仅是逃避所有的扑朔迷离  
报假数的钟  
便构成罪  
我依然喜欢这袭囚服装睡衣  
让被单和雨声同步  
压下的全城闹钟铃响  
只能沮丧    或坚持低咽  
这象征着  
我们的爱，晋入新的纪元……

## 光 ， 在 自 言 自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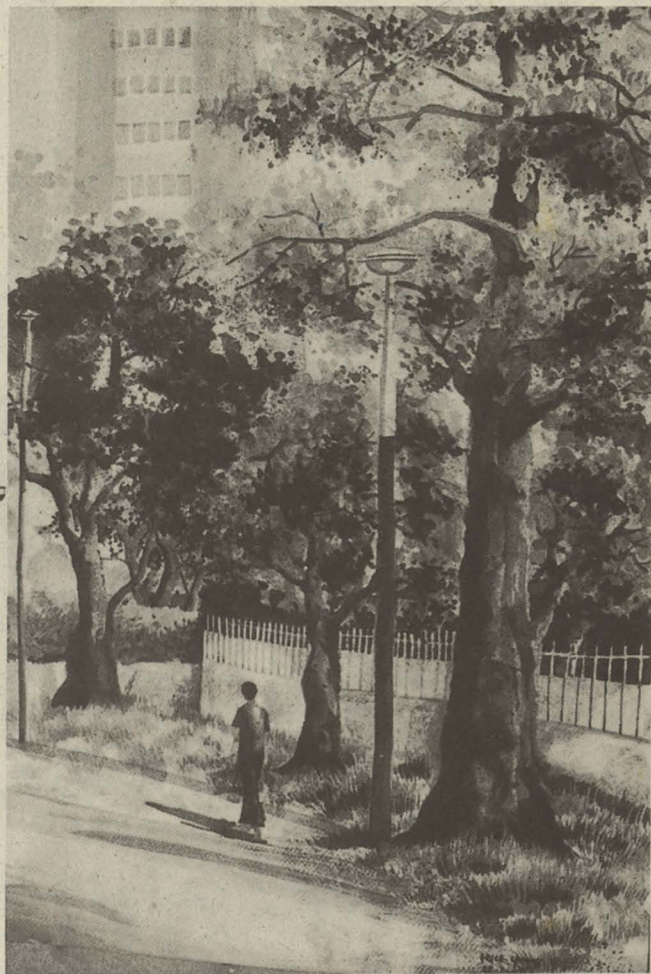
发  
散的  
我抗拒  
星空作为  
断送全部记  
忆的时间堤岸  
  
一如潜泳的你  
的姿势不信  
这条大河  
未曾听  
过有  
底



# 在我 住的城

连自己亦无动于衷的想法  
迅                    速游离过  
第一口窗与最后一面镜之间  
所有焦距与形体  
都怪异的眸  
比城，更广袤的虚象区

无需伸手抓  
空中有惊起的尘  
作千颗彩色气球窜升  
或者，千只纸飞机失事





# 曾经想过

## ——给 Mui

曾经想过  
要怎样去爱一个人

回忆那窗外湖光山色  
风在叶子和叶子之间  
传达你的名字  
才知道要怎样去爱一个人

果真是床前明月光  
这情景  
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爱怎么爱就怎么爱

离神州十万八千里外  
湖面冷冷 皓月冷冷  
却有五仁有双黄有莲蓉  
有你有我还有光影颤动的幻象

曾经想过  
曾经想过么？

文、图 / 丘瑞河



# 人 隔 两 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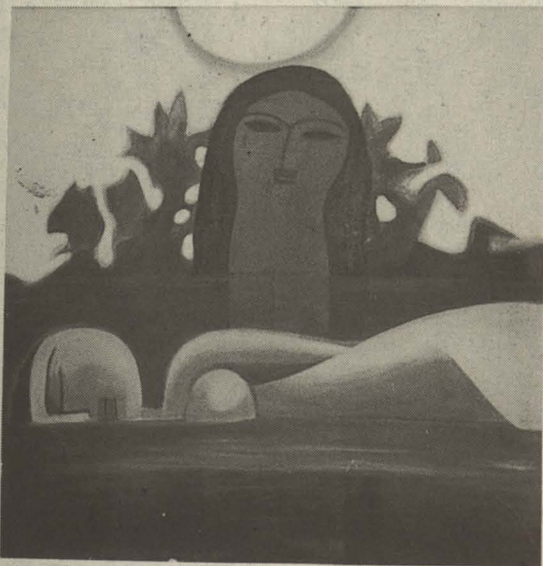
人隔两地

昨天与你说话    今天与你说话  
白天听你的笑声    晚上听你细细喁语  
分不出是水是天    还是水天一色？

你娇嗔你挑衅你任性你体贴  
你温柔你放肆  
你善解人意你爱捉挟  
你认真你狂妄

而我仍是一个过路的人  
在时代广场的人群当中疾走  
到第五街的橱窗找不到你的笑靥  
终于消失在地下铁的错误方向

值此生日快乐的午夜  
何以你又黯然神伤  
悲身世    念前程  
分不出是水是天    还是水天一色？





# 三角形

## 心跳纪事

我所学习的数学公式  
不足以计算  
关于那些思念的振幅  
心事的频率  
努力攀爬至三秋的地步  
一日日惊慌若失：  
“你真的是再也不睬我让我站在  
你笑容边缘把心情的电影  
提早结束背着我的真心和知己  
的诺言”

所以刚才我遇着你  
一眼就是一首壮烈的序曲  
我知道前方的路会变得多层面  
与多棱角。我会以时间的智慧把  
路磨成三角形。纪念你的到访  
也纪念我

蜕变过程中第一次不可思议  
最激烈心跳



文 / 许世强    图 / 黄文达



文 / 王德志 图 / 吴汉华

# 黑色日记

1. 埋葬爱情的森林里  
出现野兽  
寂寞的树叶过于浓密  
没有出口

2. 风年老地沉重  
枯叶飞不起来

3. 身旁有生命的残骸  
我给时间  
摆上祭品  
为黑色的陷阱  
哼唱一首机械的歌

4. 记忆的路上  
有一封遗书 和  
送葬的行列





坐在木椅上  
睡了两千年  
我呼唤远走的人  
带我上岸

记忆的石器时代  
我一直在文字中翻船  
如凝结的风景中  
一具死尸  
生活的原野  
长满奇怪的生物

不断改换交通工具  
不断鞭打脑袋里的乌龟  
经过太多恐怖事迹  
需要冬眠  
我不停打开冰橱思索

知道远方有悲伤的人  
在天空遗失方向  
大家却一起看着  
微弱的星星  
无力地呼吸

一个人从宇宙坠下  
那年我走入一个  
一直无法完成的空间  
住在某个  
摆放了一百年的书架旁  
带走一整箱的构想  
用手抓紧遗落的世纪

另一个早晨  
我穿着宽大的白莎  
站在风吹的山谷  
看着  
不停变幻的黑色天空

## 时光记录





# 阴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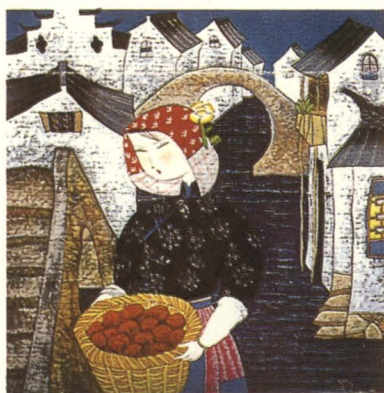
我的怀疑  
经常滥觞于  
对影成三留下的争论性  
在一次又一次  
自我设计的考证法中  
模棱两可的狡黠  
依然不扶而直

有一条蛇的妖姿  
犀利异常  
趁在最清醒的时刻  
让你畏惧对酒当歌  
因为过于清醒  
所有的太阳都可以变成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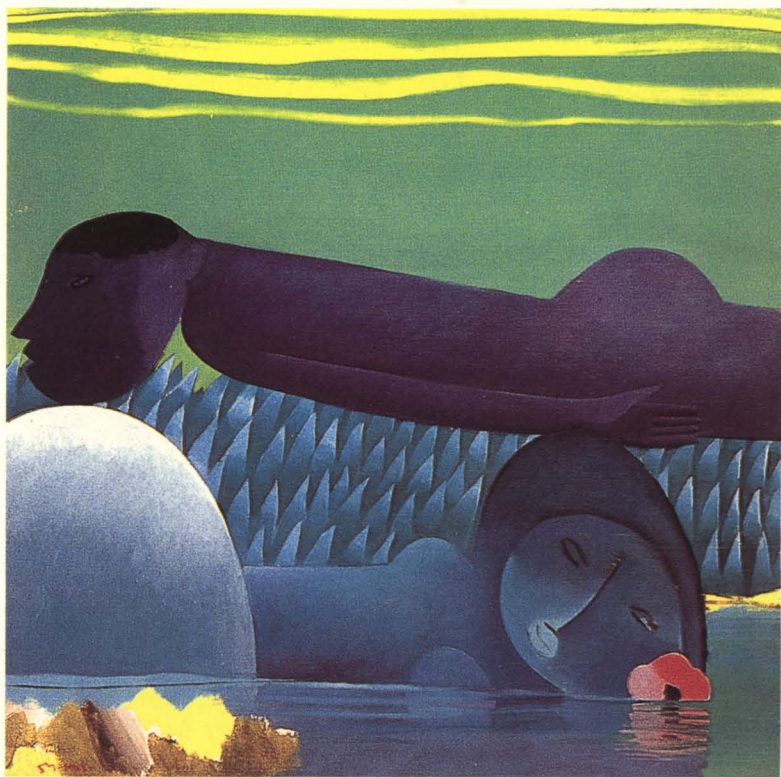
文 / 林俊欣  
图 / 李荣平

我不稀罕  
诡异气氛的营造  
却在乎追求拥有有关时刻  
对个体反思 反思  
那是极度的反省  
事实诚实地宣布  
我和蛇同流合污的危险性

历史脱漆的面容如此狰狞  
无计可施  
只好不得已  
继续玩捕风捉影的游戏







文、图 / 丘瑞河

看一窗绿叶  
听一窗细雨淅沥  
总是这样不眠不休无尽  
溶化 你我溶化

惊讶于你所想的也是我所想的  
惊讶于我还没说的你已说了  
你还没唱的我已唱了  
还有什么是你我所不知道的呢?

## 手心

手心传达彼此的秘密时  
又是要分离的时刻

我在云层上陶醉于余晖的灿烂  
没想到你正也在地面穷追那落日

这究竟是谁在安排我们  
也有一个 人约黄昏后?